

清季民初文獻叢刊

中國小說史略

(上冊)

魯迅 著



開明書店
BLOSSOM PRESS

清末民初文獻叢刊

中國小說史略

(上冊)

魯迅著


朝華出版社
BLOSSOM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中國小說史略：全2冊 / 魯迅著. — 北京：朝華出版社，2017. 10

（清末民初文獻叢刊）

ISBN 978-7-5054-4056-2

I. ①中… II. ①魯… III. ①魯迅著作—小說史—中國 IV. ①I210.91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7)第163216號

中國小說史略（全二冊）

作 者 魯 迅

選題策劃 楊麗麗 尚論聰

責任編輯 胡 泊

特約編輯 凌永放

責任印制 張文東 陸競羸

封面設計 劉敬偉

出版發行 朝華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區百萬莊大街24號

郵政編碼 100037

訂購電話 （010）68996618 68996050

傳 真 （010）88415258（發行部）

聯系版權 j-yn@163.com

網 址 <http://zhcb.cipg.org.cn>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全國新華書店

開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數 168千

印 張 12

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裝 別 精

書 號 ISBN 978-7-5054-4056-2

定 價 70.00元（全二冊）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印裝有誤 負責調換

出版前言

中國自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來，傳統的農業文明在西方的堅船利炮轟擊之下徹底被顛覆，有擔當的知識分子苦苦追尋，思索社會改革的途徑。從最初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到『民主制度，天下之公理』（梁啟超語），他們發現要『強國富民』，首先要『開啓民智』，祇有民衆擁有了獨立思想和批判精神，國家纔能實現真正的強大。在此後一百年的時間裏（一八四〇—一九四九），思想者們從社會變革深入到國民性的改造，用每一部作品見證着中國近代化的遞變歷程。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時代，《清末民初文獻叢刊》正是收錄了這一時期的作品，大部分書籍都是早期版本，有着極高的文獻研究價值。

清末的中國經歷了『三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李鴻章語），大清王朝面對西方列強的艦炮，表現得驚慌失措。尤其是鴉片戰爭，使『天朝帝國萬世長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擊，野蠻的、閉關自守的、與文明世界隔絕的狀態被打破了』（《馬克

思恩格斯選集》)。一批士大夫知識分子，尤其是在歐美諸國擔任使臣或者游歷的知識分子最先覺醒，着眼于對西方國家的考察，進而反省本國政治制度的劣勢，可以視作『啓蒙』的端倪。如曾擔任駐英公使（兼任駐法公使）的郭嵩燾在《使西紀程》中以日記的形式記錄了自己對歐西諸國的觀感，他在考察了英國的政治制度之後，發現英國政府官員收入超過三百磅者與普通老百姓一樣同等納稅，他說：「此法誠善，然非民主之國，則勢有所不行。西洋所以享國長久，君民兼主國政故也。」他明確提出了『民主』，在國家的管理問題上，人民也有參與的權利。他在該書中所披露的西方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優于大清帝國這一事實觸動了保守派的神經，立刻遭到保守派群起而攻之，進士何金壽彈劾他『有二心于英國，欲中國臣事之』，他家鄉湖南的民衆對他更是痛加詆毀，以至于滿城揭帖，誣蔑他『溝通洋人』，在這種群情汹汹的情況下，朝廷最後下旨將《使西紀程》毀版，從而使該書成了禁書。然而，書雖被毀版，却不能堵死民衆的傳播與閱讀的途徑，上海的《萬國公報》依舊連載該書，張佩綸曾說：『朝廷禁其書，而新聞紙接續刊刻，中外傳播如故也。』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啓蒙是時代的需要，盡管清政府發諭旨禁了該書，民衆乃至一些朝廷大員却依舊

在私下閱讀，以便瞭解外部的世界。進步的社會是開放性的，任何企圖『閉關鎖國』的努力都意味着歷史的倒退，祇有開放，與整個世界文明保持同等的步伐，纔能實現真正的強國之夢。當大批知識分子走出閉鎖的國門，親歷了文明的洗禮之後，也就把啓蒙的智識帶回了中華大地。容闕的《西學東漸記》，梁啓超的《新大陸游記》，崔國因的《出使美日秘日記》等一大批作品介紹了海外諸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雖然這些作品在認識上仍然帶有時代的局限性，然而却是那時最爲珍貴的聲音。

另一方面，在學術上，中國文化母體內『經世致用』思想與資產階級思想相結合，也喚起了變革，以康有爲、梁啓超爲首的改良派試圖通過自上而下的革新以實現變革。康有爲的《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就是借經學之表論資產階級學說之裏的著作，康有爲的弟子梁啓超更是通過《新民說》一書提出國民性改造。與早期啓蒙者『師夷長技』的器物文明引進不同，梁啓超上升到形而上的精神領域，從文化心理上更加徹底地進行變革。梁氏是清朝末年到民國初年一個橋梁式的人物，被譽爲『輿論之驕子，天縱之文豪』，其影響力不但在學術領域，同時還在文學領域，他所倡導

的『詩界革命』得到了譚嗣同、黃遵憲、丘逢甲等人的響應，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丘逢甲的《嶺雲海日樓詩鈔》都體現了這種主張。這一主張要求反映新的時代和新的思想，用『我手寫我口』（黃遵憲語）的方式直抒胸臆，對長期占詩壇主流的擬古主義、形式主義產生了巨大的衝擊，解放了寫作者的心靈和頭腦。

與社會變革同步的是早期對西方思想著作的翻譯，這裏面影響最大的是嚴復，他翻譯的《天演論》《社會通詮》等書直接孕育了民國一代的知識階層。魯迅、胡適等人在文章中都曾提到《天演論》對他們思想所產生的震撼。與嚴復略有不同的另一位翻譯家是林紓，他的譯作雖然參差不齊，但在更細膩的心靈層次對讀者產生影響，許壽裳曾回憶，他和魯迅都熱衷於林譯的小說，如《巴黎茶花女遺事》《黑奴籲天錄》《迦茵小傳》等作品。

辛亥革命之後，進步社會思潮成為主流，比之清末思想啟蒙者『求存』的追求，民國以來的知識階層深入到了更加細微的肌理，一方面呼喚社會變革，另一方面進行點滴的建設，革命并不能使所有的一切一蹴而就，在更加深廣的領域，事物的改變是由微觀而宏觀。通俗地說，比之于革命，建設的意義更大。如《中國商業史》《中國

教育史》《中國倫理學史》《中國哲學史大綱》《中國小說史略》等一大批作品都是進行系統的梳理與建設的理論作品。其中，以胡適和魯迅二人的影響最大，他們的作品一紙風靡，從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力人物。

《清末民初文獻叢刊》收錄的文獻大致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其中龔自珍、張之洞、魏源、郭嵩燾、薛福成等人的作品可視為『早期啓蒙』，康有為、梁啓超、黃遵憲、嚴復、林紓等人的作品可視為『中期啓蒙』，胡適、魯迅、蔡元培等人的作品可視為『晚期啓蒙』。當然，這種劃分并非嚴格意義上的，大部分啓蒙思想者隨着時代的變化，其思想在不斷進步。縱觀整個近現代史，可以發現，要求變革不是在某一個領域，由某一類人發起和完成的，而是全社會的要求。

變革，已經成為全社會的共識。

從清末民初的文獻中，我們能够發現一種豐富性。這些作品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教育、外交、宗教、心理、情感等方方面面，從內而外地淨化着中國兩千年以來的封建積習。它不祇是對社會的改造，更是對人心靈的重塑；它首重國家社會之建設，同時亦重靈魂心智之喚醒；它是宏大的，也是微觀的；它是嚴肅莊重的，也是活

潑靈動的；這些作品結構精巧，思想內容深刻，擁有濃厚的人文主義色彩，對推動社會主義建設，實現中國夢有重大意義，是近現代中國一百年來最宏富的智識與情感的寶藏。因此，整理這些文獻作品，無論是出于資料保存的目的，還是為圖書館提供資料副本，都有不可估量的意義。

特定時代下的文獻，當它一旦形成（既指草擬，創作的完成，也指其成為一個載體），就不可再複製了，也就意味着它將面對消亡。對於文獻資料而言，越接近歷史事件發生的時代記錄，越具有研究價值。文獻本身具有不可再生性，它祇會消亡，而不會增多。盡管文獻本身的文字可以保留下來，並進行傳播，却失去了當時的時代氣息。當時的作品可能在技巧上，文字的成熟度上不及當代，但它所負載的信息，作者的情感都反映了當時的歷史，也就是說，它具有不可替代的歷史意義。

影印的版本有三個特點，第一是擁有文獻的『原始性』；第二個特點是『未經改動的』；第三個特點是『歷史的原貌』。所謂『原始性』，也就是說，它是第一手資料，而非轉述的，回憶形成的；『未經改動的』，是指未被篡改、刪節、挖補的；『歷史的原貌』是指在影印製作過程中，完全依照文獻的原來模樣……這樣製作出版

的作品，無異延續了文獻的壽命。

近現代思想史上的一個最重大的思潮就是『開放』，從林則徐的『開眼看世界』到蔡元培的『兼容并包』，都是在倡導一種開放式的胸襟。而《清末民初文獻叢刊》最有魅力的部分就是『開放』這一主題，祇有融入到世界文明發展的進程中，中華文明纔能歷久彌新。

《清末民初文獻叢刊》編委會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四日

凡例

一、《清末民初文獻叢刊》（以下簡稱『叢刊』）爲影印本，舉凡所用之底本，均爲該書之早期版本。有清末刊本，亦有民國印本。

二、《叢刊》均依底本影印，未予刪改；原刊本有誤，不予校改，以保留文獻之原貌。

三、《叢刊》所用之底本，因時日久遠存在漫漶的情況，均進行了修復；底本闕文、印刷不清，均保留原貌。

四、爲讀者閱讀之便，《叢刊》中之舊底本目錄未標記頁碼者，編了目次；原底本有頁碼和目錄，未予重複編目。

五、爲保持文獻的原始風貌，影印本保留了原書書影（原書爲多冊，則保留第一冊書影）、扉頁等信息。所用底本無相應信息者，則不予妄添，以免錯訛。

中國小說史略

序言

中國之小說自來無史；有之，則先見于外國人所作之中國文學史中，而後中國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書之什一，故于小說仍不詳。

此稿雖專史，亦巖略也。然而有作者，三年前，偶當講述此史，自慮不善言談，聽者或多不悅，則疏其大要，寫印以賦同人；又慮鈔者之勞也，乃復縮爲文言，省其舉例以成要略，至今用之。

然而終付排印者，寫印已屢，執筆賦墨者實早勞矣，惟排字反較省，因以印也。自編輯寫印以來，四五友人或假以書籍，或助爲校勘，雅意勤勤，三年如一，嗚呼，于此謝之！

一九二三年十月七日夜，魯迅記于北京。

目錄

上冊

原刊本（一九二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二四年六月）

北大第一院新潮社初版）扉頁

序言

第一篇 史家對於小說之著錄及論述

第二篇 神話與傳說

第三篇 漢書藝文志所載小說

第四篇 今所見漢人小說

第五篇 六朝之鬼神志怪書（上）

第六篇 六朝之鬼神志怪書（下）

第七篇 世說新語與其前後

第八篇 唐之傳奇文（上）

第九篇 唐之傳奇文（下）

第十篇 唐之傳奇集及雜俎

第十一篇 宋之志怪及傳奇文

第十二篇 宋之話本

一一七

第十三篇 宋元之擬話本

一二九

第十四篇 元明傳來之講史

一三九

第十五篇 明之講史

一五五

下 冊

第十六篇 明之神魔小說（上）

一七一

第十七篇 明之神魔小說（中）

一八一

第十八篇 明之神魔小說（下）

一九一

第十九篇 明之人情小說（上）

二〇三

第二十篇 明之人情小說（下）

二一五

第二十一篇 明之擬宋市人小說及後來選本

二二五

第二十二篇 清之擬晉唐小說及其支流

二三七

第二十三篇 清之諷刺小說

二五一

第二十四篇 清之人情小說

二六一

| | | |
|-------|-----------|-----|
| 第二十五篇 | 清之以小說見才學者 | 二八一 |
| 第二十六篇 | 清之狹邪小說 | 二九九 |
| 第二十七篇 | 清之俠義小說及公案 | 三一七 |
| 第二十八篇 | 清末之譴責小說 | 三三三 |
| 後記 | | 三五— |
| 目錄 | | 三五三 |

第一篇 史家對於小說之箸錄及論述

小說之名，昔者見于莊周之云「飾小說以干縣令」(莊子外物)，然案其實際，乃謂瑣屑之言，非道術所在，與後來所謂小說者固不同。桓譚言「小說家合殘叢小語，近取譬喻，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李善注文選三十一引新論)始若與後之小說近似，然莊子云堯問孔子，淮南子云共工爭帝地維絕，當時亦多以為「短書不可用」，則此小說者，仍謂寓言異記，不本經傳，背于儒術者矣。後世衆說，彌復紛紜，今不具論，而徵之史：緣自來論斷藝文，本亦史官之職也。

秦既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則大收篇籍，置寫官，成哀二帝，復先後使劉向及其子歆校書祕府，歆乃總羣書而奏其七略。七略今亡，班固作漢書，刪其要爲藝文志，其三曰諸子略，所錄凡十家，而謂「可觀者九家」，小說則不與，然尙存于末，

得十五家。班固子志自有注，其有某曰云云者，唐顏師古注也。

伊尹說二十七篇。（其語淺薄，似依託也。）

鬻子說十九篇。（後世所加。）

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

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記事也。）

師曠六篇。（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託之。）

務成子十一篇。（稱堯問，非古語。）

宋子十八篇。（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

天乙三篇。（天乙謂湯，其言者殷時，皆依託也。）

黃帝說四十篇。（迂誕依託。）

封禪方說十八篇。（武帝時。）

待詔臣饒心術二十五篇。（武帝時。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饒，齊人也，不

知其姓，武帝時待詔，作書，名曰心術。」

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應劭曰，道家也，好養生事，爲未央之術。」

臣壽周紀七篇。項國圉人，宣帝時。」

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時以方士侍郎，號黃車使者。應劭曰，其說以周書爲本。師古曰，史記云：「虞初，洛陽人。」即張衡西京賦「小說九百本自虞初」者也。」

百家百三十九卷。

右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右所錄十五家，梁時已僅存青史子一卷，至隋亦佚；惟據班固注，則諸書大抵或託古

人，或記古事，託人者似子而淺薄，記事者近史而悠繆者也。唐貞觀中，長孫無忌等修隋書，經籍志撰自魏徵，祖述晉荀勗中經薄而稍改變，爲經史子集四部，小說故隸於子。其所著緣，燕丹子而外無晉以前書，別益以記談笑應對，叙藝術器物游樂者，而所論列則仍襲漢書藝文志（後略稱漢志。）

小說者，街談巷語之說也，傳載與人之頌，詩美詢于芻蕘，古者聖人在上，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而庶人謗；孟春，徇木鐸以求歌謠，巡省，觀人詩以知風俗，過則正之，失則改之，道聽塗說，靡不畢紀，周官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道方慝以詔避忌，而職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而觀其衣物是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

石晉時，劉昫等因韋述舊史作唐書，經籍志（後略稱唐志）則以母暉等所修之古今書錄爲本，而意主簡略，刪其小序發明，史官之論述由是不可見。所錄小說，與隋

書經籍志（後略稱隋志）亦無甚異，惟刪其亡書，而增張華博物志十卷，此在隋志，本屬雜家，至是乃入小說。

宋皇祐中，曾公亮等被命刪定舊史，撰志者歐陽修，其藝文志（後略稱新唐志）小說類中，則大增晉至隋時著作，自張華列異傳戴祚甄異傳至吳筠續齊諧記等志神怪者十五家一百十五卷，王延秀感應傳至侯君素旌異記等明因果者九家七十卷，諸書前志本有，皆在史部雜傳類，與舊舊高隱孝子良吏列女等傳同列，至是始退爲小說，而史部遂無鬼神傳；又增益唐人著作，如李恕誠子拾遺等之垂教誠，劉孝孫事始等之數典故，李涪刊誤等之糾譌謬，陸羽茶經等之叙服用，並入此類，例乃愈棼，元修宋史，亦無變革，僅增雜難而已。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二十八）以小說繁夥，派別滋多，於是綜核大凡，分爲六類：

一曰志怪：搜神，述異，宣室，酉陽之類是也；

襲舊志：

一曰傳奇：飛燕，太真，崔鶯，霍玉之類是也；
 一曰雜錄：世說，語林，瑣言，因話之類是也；
 一曰叢談：容齋，夢溪，東谷，道山之類是也；
 一曰辯訂：鼠璞，雞肋，資暇，辯疑之類是也；
 一曰箴規：家訓，世範，勸善，省心之類是也。

清乾隆中敕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紀昀總其事，于小說別爲三派，而所論列則襲舊志：

……迹其流別，凡有三派：其一敘述雜事，其一記錄異聞，其一綴輯瑣語也。唐宋而後，作者彌繁，中間評譏失真，妖妄熒聽者，固爲不少，然寓勸戒，廣見聞，資考證者，亦錯出其中。班固稱「小說家流蓋出於稗官」，如淳注謂「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然則博采旁蒐，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雜廢矣。今甄錄其近雅馴者，以廣見聞，惟猥鄙荒誕，徒亂耳目者，則黜

不載焉。

西京雜記六卷。世說新語三卷。……

右小說家類雜事之屬……

山海經十八卷。穆天子傳六卷。神異經一卷。……

搜神記二十卷。……續齊諧記一卷。……

右小說家類異聞之屬……

博物志十卷。述異記二卷。酉陽雜俎二十卷，續集十卷。……

右小說家類瑣語之屬……

右三派者，校以胡應麟之所分，實止兩類，前一即雜錄，後二即志怪，第析敘事有條實者爲異聞，鈔錄細碎者爲瑣語而已；傳奇不著錄；叢談辯訂篇規三類則多改隸于雜家，小說範圍，至是乃稍整潔矣。然山海經穆天子傳又自是始退爲小說，案語云，「穆天子傳舊皆入起居注類，……實則恍忽無徵，又非逸周書之比，……以爲信史而

錄之，則史體雜，史例破矣。今退置於小說家，義求其當，無庸以變古爲嫌也。」于是小說之志怪類中又雜入本非依託之史，而史部遂不容多含傳說之書。

至于宋之平話，元明之演義，自來盛行民間，其書故常其夥，而史志皆不錄。惟明王圻作續文獻通考，高儒作百川書志，皆收三國志演義及水滸傳，清初錢曾作也是園書目，亦有通俗小說三國志等三種，宋人詞話燈花婆婆等十六種。然三國水滸，嘉靖中有都察院刻本，世人視若官書，故得見收，後之書目，尋即不載，錢曾則專事收藏，偏重版本，緣爲舊刊，始以入錄，非于藝文有真知，遂離叛于曩例也。史家成見，自漢迄今蓋略同；目錄亦史之支流，固難有超其分際者矣。

第二篇 神話與傳說

志怪之作，莊子謂有齊諧，列子則稱夷堅，然皆寓言，不足徵信。漢志乃云出于稗官，然稗官者，職惟采集而非創作，「街談巷語」自生于民間，固非一誰某之所獨造也，探其本根，則以猶他民族然，在于神話與傳說。

昔者初民，見天地萬物，變異不常，其諸現象，又出於人力所能以上，則自造衆說以解釋之：凡所解釋，今謂之神話。神話大抵以「神格」爲中樞，又推演爲敘說，而於所敘說之神，之事，又從而信仰敬畏之，於是歌頌其威靈，致美於壇廟，久而愈進，文物遽繁。故神話不特爲宗教之萌芽，美術所由起，且實爲文章之淵源。惟神話雖生文章，而詩人則爲神話之讐敵，蓋當歌頌記敘之際，每不免有所粉飾，失其本來，以是神話雖託詩歌以光大，以存留，然亦因之而改易，而銷歇也。如天地開闢之

說，在中國所留遺者已設想較高，而初民之本色不可見，即其例矣。

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一萬八千歲。天開地闢，陽清爲天，陰濁爲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後乃有三皇。

藝文類聚一引徐整三五歷記

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鼈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列子湯問

追神話演進，則爲中樞者漸近於人性，凡所敘述，今謂之傳說。傳說之所道，或爲神性之人，或爲古英雄，其奇才異能神勇爲凡人所不及，而由於天授，或有天相者，簡狄吞燕卵而生商，劉媪得交龍而孕季，皆其例也。此外尙甚衆。

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稷榆糲齒九嬰大風封豨脭

蛇，皆爲民害。堯乃使羿……上射十日而下殺馮餗。……萬民皆喜，置堯以爲天子。（淮南子本經訓）

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淮南子覽冥訓。高誘注曰，姮娥，羿妻。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未及服之。姮娥盜食之，得仙，奔入月中爲月精。）

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於羽淵。（春秋左氏傳）

韓腹使舜上塗廩，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韓腹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史記本紀）

中國之神話與傳說，今尙無集錄爲專書者，僅散見於古籍，而山海經中特多。山海經今所傳本十八卷，記海內外山川神祇異物及祭祀所宜，以爲禹益作者固非，而謂因楚辭而造者亦未是；所載祠神之物多用糈（精米），與巫術合，蓋古之巫書也，然秦漢人亦有增益。其最爲世間所知，常引爲故實者，有崑崙山與西王母。

崑崙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西山經）

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同上）

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面有九井，以玉爲檻；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巖，赤水之際，非仁羿莫能上。（海內西經）

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案此字當衍），其南有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在崑崙墟北。（海內北經）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豐沮玉門，日月所入。有靈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大荒西經）

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有神人

而虎身有尾皆白處之。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此山萬物盡有。（同上）

晉咸寧五年，汲縣民不準盜發魏襄王冢，得竹書穆天子傳五篇，又雜書十九篇。穆天子傳今存，凡六卷；前五卷記周穆王駕八駿西征之事，後一卷記盛姬卒於塗次以至反葬，蓋即雜書之一篇。傳亦言見西王母，而不敘諸異相，其狀已頗近於人王。

吉日甲子，天子賓於西王母，乃執白圭玄璧以見西王母。好獻錦組百純，口組三百純，西王母再拜受之。口乙丑。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陟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閒之，將子無死，尙能復來。」天子答之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天子遂驅升於弇山，乃紀丌跡於弇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卷三）

有虎在乎葭中。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戎請生捕虎，必全之，乃生捕虎而獻

之。天子命之爲桺而畜之東虞，是爲虎牢。天子賜奔戎駉馬十駉，歸之太宰，奔戎再拜諸首。（卷五）

漢應劭說，周書爲虞初小說所本，而今本逸周書中惟克殷世俘王會太子晉四篇，記述頗多夸飾，類於傳說，餘文不然。至汲冢所出周時竹書中，本有瑣語十一篇，爲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今佚，太平御覽間引其文；又汲冢有晉立呂望表，亦引周志，皆記夢驗，甚似小說，或虞初所本者爲此等，然別無顯證，亦難以定之。

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有短大夫賓於前。晏子曰，「君所夢何如哉？」公曰，「其實者甚短，大上小下，其言甚怒，好俯。」晏子曰，「如是，則伊尹也。伊尹甚大而短，大上小下，赤色而髯，其言好俯而下聲。」公曰，「是矣。」晏子曰，「是怒君師，不如違之。」遂不果伐宋。（太平御覽三百七十八）

文王夢天帝服玄襪以立於令狐之津。帝曰，「昌，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於後亦再拜稽首。文王夢之夜，大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大公而計之，

曰，「而名爲望乎？」答曰，「唯，爲望。」文王曰，「吾如有所見於汝。」

大公言其年月與其日，且盡道其言，「臣此以得見也。」文王曰，「有之，有之。」遂與之歸，以爲卿士。（晉立太公望表石刻，以東魏立呂望表補闕字）

他如漢前之燕丹子，漢楊雄之蜀王本紀，趙曄之吳越春秋，袁康吳平之越絕書等，雖本史實，並含異聞。若求之詩歌，則屈原所賦，尤在天問中，多見神話與傳說，如「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惟何，而顧菟在腹？」鯀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憑怒，地何故以東南傾？「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鱖魚何所？魍魎焉處？羿焉彈日？烏焉解羽？「是也。王逸曰，「屈原放逐，彷徨山澤，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譎詭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因書其壁，何而問之。」（本書注）是知此種故事，當時不特流傳人口，且用爲廟堂文飾矣。其流風至漢不絕，今在墟墓間猶見有石刻神祇怪物聖哲士女之圖。晉既得汲冢書，郭璞爲穆天子傳作注，又注山海經，作圖讚，其後江灌亦有圖讚，蓋神異之說，

晉以後尙爲人士所深愛。然自古以來，終不聞有蒼莽融鑄爲巨製，如希臘史詩者，第用爲詩文藻飾，而於小說中常見其迹象而已。

中國神話之所以僅存零星者，說者謂有二故。一者華土之民，先居黃河流域，頗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實際而黜玄想，不更能集古傳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實用爲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說，俱爲儒者所不道，故其後不特無所光大，而又有散亡。

然詳案之，其故殆尤在神鬼之不別。天神地祇人鬼，古者雖若有辨，而人鬼亦得爲神祇。人神叢雜，則原始信仰無由蛻盡；原始信仰存則類于傳說之言日出而不已，而舊有者於是僵死，新出者亦更無光燄也。如下例，前二爲隨時可生新神，後三爲舊神有轉換而無演進。

蔣子文，廣陵人也，嗜酒好色，佻達無度；常自謂骨青，死當爲神。漢末爲秣陵尉，逐賊至鍾山下，賊擊傷額，因解綬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

故吏見文於道，……謂曰，「我當爲此土地神，以福爾下民，爾可宣告百姓爲我立廟，不爾將有大咎。」是歲夏大疫，百姓輒相恐動，頗有竊祠之者矣。（太平廣記二九三引搜神記）

世有紫姑神，古來相傳云是人家妾，爲大婦所嫉，每以穢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於廁間或豬欄邊迎之。……投者覺重（案投當作捉，持也），便是神來，奠設酒果，亦覺貌輝輝有色，即跳躑不住；能占衆事，卜未來蠶桑，又善射釣；好則大僂，惡便仰眠。（異苑五）

滄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領萬鬼，害惡之鬼，執以韋索而以食虎。於是黃帝乃作禮，以時驅之，立大桃人，門戶畫神荼鬱壘與虎，懸韋索，以禦凶魅。（論衡二十二引山海經，案今本中無之）

東南有桃都山，……下有二神，左名隆，右名靈，竝執韋索，伺不祥之鬼，得

而煞之。今人正朝作兩桃人立門旁，……蓋遺象也。（太平御覽二九及九一八

引玄中記以玉燭寶典注補）

門神，乃是唐朝秦叔保胡敬德二將軍也。按傳，唐太宗不豫，寢門外拋磚弄瓦，鬼魅呼號。……太宗懼之，以告羣臣。秦叔保出班奏曰「臣平生殺人如割瓜，積屍如聚蟻，何懼魍魎乎？願同胡敬德戎裝立門外以伺。」太宗可其奏，夜果無警。太宗嘉之，命畫工圖二人之形像，……懸于宮掖之左右門，邪祟以息。後世沿襲，遂永爲門神。（三教搜神大全七）

第三篇 漢書藝文志所載小說

漢志之叙小說家，以爲「出於稗官」，如淳曰，「細米爲稗。街說巷說，甚細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里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本注）其所錄小說，今皆不存，故莫得而深考，然審察名目，乃殊不似有採自民間，如詩之國風者。其中依託古人者七：曰伊尹說，鬻子說，師曠，務成子，宋子，天乙，黃帝。記古事者二：曰周考，青史子。皆不言何時作。明著漢代者四家：曰封禪方說，待詔臣饒心術，臣壽周記，虞初周說。待詔臣安成未央術與百家雖亦不云何時作，而依其次第，自亦漢人。

漢志道家有伊尹說五十一篇，今佚；在小說家之二十七篇亦不可考，史記司馬相如傳注引伊尹書曰，「箕山之東，青島之所，有盧橘夏熟。」當是遺文之僅存者。呂氏春秋本味篇述伊尹以至味說湯，亦云「青島之所有甘櫨」，說極詳盡，然文豐贍而

意淺薄，蓋亦本伊尹書。伊尹以割烹要湯，孟子嘗所詳辯，則此殆戰國之士之所爲矣。

漢志道家有鬻子二十一篇，今僅存一卷，或以其語淺薄，疑非道家言。然唐宋人所引逸文，又有與今本鬻子頗不類者，則殆真非道家言也。

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於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斧，走如疾風，聲如振霆。三軍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白旄以麾之，紂軍反走。（文選李善注及太平御覽三百一）

青史子爲古之史官，然不知在何時。其書隋世已佚，劉知幾史通云「青史由綴於街談」者，蓋據漢志言之，非逮唐而復出也。遺文今存三事，皆言禮，亦不知當時何以入小說。

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太史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太卜持蓍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內。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

禮樂，則太史緼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倚斗而不敢煎調，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史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後爲王太子懸弧之禮義……（大戴禮記保傳篇，賈誼新書胎教十事）

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傳，……束髮而就大學，……居則習禮文，行則鳴珮玉，升車則聞和鸞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大戴禮記保傳篇）

雞者，東方之畜也。歲終更始，辨秩東作，萬物觸戶而出，故以雞祀祭也。

（風俗通義八）

漢志兵陰陽家有師曠八篇，是雜占之書；在小說家者不可考，惟據本志注，知其多本春秋而已。逸周書大子晉篇記師曠見大子，聆聲而知其不壽，大子亦自知「後三年當賓於帝所」，其說頗似小說家。

虞初事詳本志注，又嘗與丁夫人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見郊祀志，所著周說幾及

千篇，而今皆不傳。晉唐人引周書者，有三事如山海經及穆天子傳，與逸周書不類，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十一疑是虞初說。

岍山，神蓐收居之。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圓，神經光之所司也。（太平御覽三）

平御覽三

天狗所止地盡傾，餘光燭天爲流星，長十數丈，其疾如風，其聲如雷，其光如電。（山海經注十六）

穆王田，有黑鳥若鳩，翩飛而跼於衡，御者斃之以策，馬佚，不克止之，躓於乘，傷帝左股。（文選李善注十四）

百家者，劉向說苑敘錄云，「說苑雜事，……其事類衆多，……除去與新序復重者，其餘者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爲百家。」說苑今存，所記皆古人行事之迹，足爲法戒者，執是以推百家，則殆爲故事之無常于治道者矣。

其餘諸家，皆不可考。今審其書名，依人則伊尹鬻熊師曠黃帝，說事則封禪養

生，蓋多屬方士假託。惟青史子非是。又務成子名昭，見荀子，尸子嘗記其「避逆從順」之教；宋子名鉞，見莊子，孟子作宋輕，韓非子作宋榮子，荀子引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鬪，」則「黃老意，」然俱非方士之說也。

第四篇 今所見漢人小說

現存之所謂漢人小說，蓋無一真出於漢人，晉以來，文人方士，皆有僞作，至宋明尚不絕。文人好逞狡獪，或欲誇示異書，方士則意在自神其教，故往往託古籍以誑人：晉以後人之託漢，亦猶漢人之依託黃帝伊尹矣。此羣書中，有稱東方朔班固撰者各二，郭憲劉歆撰者各一，大抵言荒外之事則云東方朔郭憲，關涉漢事則云劉歆班固，而大旨不離乎言神仙。

稱東方朔撰者有神異經一卷，仿山海經，然略于山川道里而詳于異物，間有嘲諷之辭。山海經稍顯于漢而盛行于晉，則此書當爲晉以後人作；其文頗有重複者，蓋又嘗散佚，後人鈔唐宋類書所引逸文復作之也。有注，題張華作，亦僞。

南方有軒轅之林，其高百丈，圍三尺八寸，促節，多汁，甜如蜜。昨嚙其汁，

令人潤澤，可以節蠹蟲。人腹中蠹蟲，其狀如蛆，此消穀蟲也，多則傷人，少則穀不消，是甘蔗能滅多益少，凡蔗亦然。（南荒經）

西南荒中出訛獸，其狀若菟，人而能言，常欺人，言東而西，言惡而善。其肉美，食之，言不真矣。（原註，言食其肉，則其人言不誠。）一名誕。（西南

荒經）

崑崙之山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周圍如削。下有回屋，方百丈，仙人九府治之。上有大鳥，名曰希有，南向，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處無羽，一萬九千里，西王母歲登翼上，會東王公也。（中荒經）

十洲記一卷，亦題東方朔撰，記漢武帝聞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等十洲于西王母，乃延朔問其所在及所有之物名，亦頗仿山海經。

玄洲在北海之中，戊亥之地，方七千二百里，去南岸三十六萬里。上有大玄

都，仙伯真公所治。多丘山。又有風山，聲響如雷電，對天西北門。上多太玄仙官宮室，宮室各異。饒金芝玉草。乃是三天君下治之處，甚肅肅也。

征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西胡月支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國所有，以付外庫。……到後元元年，長安城內病者數百，亡者大半。帝試取月支神香燒之於城內，其死未三月者皆活，芳氣經三月不歇，於是信知其神物也，乃更祕錄餘香，後一旦又失之。……明年，帝崩於五柞宮，已亡月支國人烏震檀郤死等香也。向使厚待使者，帝崩之時，何緣不得靈香之用耶？自合殞命矣！

東方朔雖以滑稽名，然誕謾不至此。漢書朔傳贊云，「朔之談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于衆庶，兒童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之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則知漢世于朔，已多附會之談。二書雖僞作，而隋志已著錄，又以辭意新異，齊梁文人亦往往引爲故實。神異經固亦神仙家言，然文思較深茂，蓋文人之爲。十洲記特淺

薄，觀其記月支國反生香，及篇首云，「方朔云：臣，學仙者也，非得道之人，以國家之盛美，將招名儒墨子文敎之內，抑絕俗之道於虛詭之迹，臣故韜隱逸而赴王庭，藏養生而侍朱闕。」則但爲方士竊虛失志，藉以震眩流俗，且自解嘲之作而已。

稱班固作者，一曰漢武帝故事，今存一卷，記武帝生於猗蘭殿至崩葬茂陵難事，且下及成帝時。其中雖多神仙怪異之言，而頗不信方士，文亦簡雅，當是文人所爲。隋志著錄二卷，不題撰人，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始云「世言班固作」，又云，「唐張柬之書洞冥記後云，漢武故事，王儉造也」。然後人遂徑屬之班氏。

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生於猗蘭殿，年四歲，立爲膠東王。數歲，長公主抱置膝上，問曰，「兒欲得婦不？」膠東王曰，「欲得婦。」長主指左右長御百餘人，皆云不用。末指其女問曰，「阿嬌好不？」於是乃笑對曰，「好。若得阿嬌，當作金屋貯之也。」長主大悅，乃苦要上，遂成婚焉。

上嘗輦至郎署，見一老翁，鬚髮皓白，衣服不整。上問曰，「公何時爲郎？何

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江都人也，以文帝時爲郎。」上問曰，「何其老而不遇也？」駟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尙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上感其言，擢拜會稽都尉。

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日正中，忽見有青鳥從西方來。上問東方朔，朔對曰，「西王母必降尊像上。」……是夜漏七刻，空中無雲，隱如雷聲，竟天紫氣。有頃，王母至，乘紫車，玉女夾馭；戴七勝；青氣如雲；有二青鳥，夾侍母旁。下車，上迎拜，延母坐，請不死之藥。母曰，「……帝滯情不遣，慾心尙多，不死之藥，未可致也。」因出桃七枚，母自噉二枚，與帝二枚。帝留核著前。王母問曰，「用此何爲？」上曰，「此桃美，欲種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著子，非下土所植也。」留至五更，談語世事而不肯言鬼神，肅然便去。東方朔於朱鳥牖中窺母。母曰，「此兒好作罪過，疏妄無賴，久被斥退，不得還天，然原心無惡，尋當得還。帝善遇之！」母既去，上惆悵良久。

其一曰漢武帝內傳，亦一卷，亦記孝武初生至崩葬事，而于王母降特詳。其文雖繁麗而浮淺，且竊取釋家言，又多用十洲記及漢武故事中語，可知較二書爲後出矣。宋時尚不題撰人，至明乃並漢武故事皆稱班固作，蓋以固名重，因連類依託之。

到夜三更之後，忽見西南如白雲起，鬱然直來，徑趨宮庭，須臾轉近。聞雲中簫鼓之聲，人馬之響。半食頃，王母至也。縣投殿前，有似鳥集，或駕虎龍，或乘白麟，或乘白鶴，或乘軒車，或乘天馬，羣仙數千，光耀庭宇。既至，從官不復知所在，唯見王母乘紫雲之輦，駕九色斑龍。別有五十天仙，……咸住階下。王母唯扶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綾之鞋，容眸流盼，神姿清發，真美人也！王母上殿，東向坐，著黃金襪，文采鮮明，光儀淑穆，帶靈飛大綬，腰佩分景之劍，頭上太華髻，戴太真晨嬰之冠，履玄璫鳳文之舄，視之可年三十許，修短得中，天姿掩藹，容顏絕世，真靈人也！

帝跪謝。……上元夫人使帝還坐。王母謂夫人曰，「卿之爲戒，言甚切急，更

使未解之人，畏於意志。」夫人曰，「若其志道，將以身投餓虎，忘軀破滅，蹈火履水，固於一志，必無憂也。……急言之發，欲成其志耳，阿母既有念，必當賜以尸解之方耳。」王母曰，「此子勤心已久，而不遇良師，遂欲毀其正志，當疑天下必無仙人，是故我發閭宮，暫舍塵濁，既欲堅其仙志，又欲令向化不惑也。今日相見，令人念之。至於尸解下方，吾甚不惜。後三年，吾必欲賜以成丹半劑，石象散一。具與之，則徹不得復停。當今匈奴未彌，邊陲有事，何必令其倉卒舍天下之尊，而便入林岫？但當問篤志何如。如其迴改，吾方數來。」王母因拊帝背曰，「汝用上元夫人至言，必得長生，可不勉勵耶？」帝跪曰，「徹書之金簡，以身佩之焉。」

又有漢武洞冥記四卷，題後漢郭憲撰。全書六十則，皆言神仙道術及遠方怪異之事；其所以名洞冥記者，序云，「漢武帝明俊特異之主，東方朔因滑稽以匡諫，洞心於道教，使冥迹之奧，昭然顯著。今籍舊史之所不載者，聊以聞見，撰洞冥記四卷，

成一家之書，」則所憑藉亦在東方朔。郭憲字子橫，汝南宋人，光武時徵拜博士，剛直敢言，有「關東魍魎郭子橫」之目，徒以撰酒救火一事，遽爲方士攀引，范曄作後漢書，遂亦不察而置之方術列傳中。然洞冥記稱憲作，實始於劉昫唐書，隋志但云郭氏，無名。六朝人虛造神仙家言，每好稱郭氏，殆以影射郭璞，故有郭氏玄中記，有郭氏洞冥記。玄中記今不傳，觀其遺文，亦與神異經相類。洞冥記今全，文如下：

黃安，代郡人也，爲代郡卒，……常服朱砂，舉體皆赤，冬不著裘，坐一神龜，廣二尺。人問「子坐此龜幾年矣？」對曰，「昔伏羲始造網罟，獲此龜以授吾；吾坐龜背已平矣。此龜畏日月之光，二千歲即一出頭，吾坐此龜，已見五出頭矣。」……（卷二）

天漢二年，帝昇蒼龍閣，思仙術，召諸方士言遠國遐方之事。唯東方朔下席操筆跪而進。帝曰，「大夫爲朕言乎？」朔曰，「臣遊北極，至種火之山，日月所不照，有青龍銜燭火以照山之四極。亦有園圃池苑，皆植異木異草；有明莖

草，夜如金燈，折枝爲炬，照見鬼物之形。仙人寧封常服此草，於夜暝時，轉見腹光通外。亦名洞冥草。」帝令判此草爲泥，以塗雲明之館，夜坐此館，不加燈燭，亦名照魅草；以藉足，履水不沉。（卷三）

至於雜載人間瑣事者，有西京雜記，本二卷，今六卷者宋人所分也。末有葛洪跋，言「其家有劉歆漢書一百卷，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氏，小有異同，固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今鈔出爲二卷，以補漢書之闕。」然隋志不著撰人，唐志則云葛洪撰，可知當時皆不信爲真出于歆。段成式（酉陽雜俎語資篇）云，「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後人因以爲均作。然所謂吳均語者，恐指文句而言，非謂西京雜記也。梁武帝敕殷芸撰小說，皆鈔撮故書，已引西京雜記甚多，則梁初已流行世間，固以葛洪所造爲近是。或又以文中稱劉向爲家君，因疑非葛洪作，然既託名于歆，則摹擬歆語，固亦理勢所必至矣。書之所記，正如黃省曾序言，「大約有四：則猥瑣可略，閑漫無歸，與夫杳昧而難憑，觸忌而須諱者。」

然此乃判以史裁，若論文學，則此在古小說中，固亦意緒秀異，文筆可觀者也。

惠帝嘗與趙王同寢處，呂后欲殺之而未得。後帝早獵，王不能夙興，呂后命力士于被中縊殺之。及死，呂后不之信，以綠囊盛之，載以小駢車入見，乃厚賜力士。力士是東郭門外官奴；帝後知，腰斬之，后不知也。（卷一）

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憂邁，以所著鸛鷀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爲歡。旣而文君抱頸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貰酒！」遂相與謀，於成都賣酒。相如親着犢鼻裋褌，以恥王孫。王孫果以爲病，乃厚給文君，文君遂爲富人。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爲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卷二）

郭威，字文偉，茂陵人也，好讀書，以謂爾雅周公所制，而爾雅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余嘗以問楊子雲，子雲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家君以爲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以爾

雅」，爾雅，小學也。又記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舊傳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足耳。（卷三）

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先達稱爲良史之才。其以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爲善而無報也；爲項羽本紀，以踞高位者非關有德也。及其序屈原賈誼，辭旨抑揚，悲而不傷，亦近代之偉才。（卷四）

齊人劉道強善彈琴，能作單鶴寡鵙之弄，聽者皆悲不能自攝。（卷五）

武帝以象牙爲簾，賜李夫人。（同上）

（廣川王去疾聚無賴發）爰書冢，棺柩明器，朽爛無餘。有一白狐，見人驚走，左右擊之，不能得，傷其左脚。其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脚？」乃以杖叩王左脚。王覺，腳腫痛生瘡，至死不差。（卷六）

葛洪字稚川，丹楊句容人，少以儒學知名，究覽典籍，尤好神仙道養之法，太安中，官伏波將軍，以平賊功封關內侯。干寶深相親善，薦洪才堪國史，而洪開交阨出

丹，自求爲勾漏令，行至廣州，爲刺史所留，遂止浮羅，年八十一，兀然若睡而卒（約二九〇—三七〇），有傳在晉書。洪著作甚多，可六百卷，其抱朴子（內篇三）言太丘長穎川陳仲弓有異聞記，且引其文，略云郡人張廣定以避亂置其四歲女於古冢中，三年復歸，而女以效龜息得不死。然陳寔此記，史志旣所不載，其事又甚類方士常談，疑亦假託。葛洪雖去漢未遠，而溺于神仙，故其言亦不足據矣。

又有飛燕外傳一卷，記趙飛燕姊妹故事，題漢河東都尉伶玄子于撰。司馬光嘗取其「禍水滅火」語入通鑑，殆以爲眞漢人作，然恐是唐宋人所爲。又有雜事秘辛一卷，記後漢選閭梁冀妹及冊立事，楊慎序云「得于安甯土知州萬氏」，沈德符（野獲編二）十三）以爲卽慎一時游戲之作也。

第五篇 六朝之鬼神志怪書(上)

中國本信巫，秦漢以來，神仙之說盛行，漢末又大暢巫風，而鬼道愈熾；會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漸見流傳。凡此，皆張皇鬼神，稱道靈異，故自晉訖隋，特多鬼神志怪之書。其書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雖非如釋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爲小說，蓋當時以爲幽明雖殊塗，而人鬼乃皆實有，故其敘述異事，與記載人間常事，自視固無誠妄之別矣。

隋志有列異傳三卷，魏文帝撰，今佚。惟古來文籍中頗多引用，故猶得見其遺文，則正如隋志所言，「以序鬼物奇怪之事」者也。文中有甘露年間事，在文帝後，或後人有增益，或撰人是假託，皆不可知。兩唐志皆云張華撰，亦別無佐證，殆後有悟其抵牾者，因改易之。惟宋裴松之三國志注，後魏酈道元水經注皆已徵引，則爲魏

晉人作無疑也。

南陽宗定伯年少時，夜行逢鬼，問曰，「誰？」鬼曰，「鬼也。」鬼曰，「卿復誰？」定伯欺之，言我亦鬼也。鬼問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共行數里，鬼言步行大亟，可共迭相擔也。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擔定伯數里，鬼言卿太重，將非鬼也？定伯言我新死，故重耳。定伯因復擔鬼，鬼略無重。如是再三。定伯復言，我新死，不知鬼悉何所畏忌？鬼曰唯不喜人唾。……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擔鬼至頭上，急持之。鬼大呼，聲咋咋索下，不復聽之，徑至宛市中，著地化爲一羊，便賣之，恐其便化，乃唾之，得錢千五百。（太平御覽八百八十四，法苑珠林六）

神仙麻姑降東陽蔡經家，手爪長四寸。經意曰，「此女子實好佳手，願得以搔背。」麻姑大怒。忽見經頓地，兩目流血。（太平御覽三百七十）

武昌新縣北山上有望夫石，狀若人立者。相傳云，昔有貞婦，其夫從役，遠赴

國難，婦攜幼子，餞送此山，立望而形化爲石。（太平御覽八百八十八）

晉以後人之造僞書，於記注殊方異物者每云張華，亦如言仙人神境者之好稱東方朔。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魏初舉太常博士，入晉官至司空，領著作，封壯武郡公，永康元年四月趙王倫之變，華被害，夷之族，時年六十九（二三二—三〇〇），傳在晉書。華既通圖緯，又多覽方伎書，能識災祥異物，故有博物洽聞之稱，然亦遂多附會之說。梁蕭綺所錄王嘉拾遺記（九）言華嘗「摭采天下遺逸，自書契之始，考驗神怪，及世間閭里所說，造博物志四百卷，奏于武帝，帝令芟截浮疑，分爲十卷。其書今存，乃類記異境奇物及古代瑣聞雜事，皆刺取故書，殊乏新異，不能副其名，或由後人綴輯復成，非其原本歟？今所存漢至隋小說，大抵此類。

地以名山爲輔佐，石爲之骨，川爲之脈，草木爲之毛，土爲之肉，三尺以上爲
蟲，三尺以下爲地。（卷一地）

周書曰，「西域獻火浣布，昆吾氏獻切玉刀，火浣布汙則燒之則潔，刀切玉如

蠟。」布漢世有獻者，刀則未開。（卷二異產）

取鼈剖令如碁子大，搗赤莧汁和合，厚以茅苞，五六月中作，投池中，經旬樹樹盡成鼈也。（卷四戲術）

燕太子丹質於秦，……欲歸，請於秦王。王不聽，謬言曰，「令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丹仰而歎，烏即頭白，俯而嗟，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爲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驅馳過之而橋不發，遁到關，關門不開，丹爲鷄鳴，於是衆鷄悉鳴，遂歸。（卷八史補）

老子云，「萬民皆付西王母；唯王，聖人，真人，仙人，道人之命，上屬九天君耳。」（卷九雜說上）

新蔡千寶字令升，晉中興後置史官，寶始以著作郎領國史，因家貧求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王導請爲司徒右長史，遷散騎常侍（四世紀中）。寶著晉紀二十卷，時稱良史；而性好陰陽術數，嘗感于其父婢死而再生，及其兄氣絕復蘇，自言見天地間鬼

神事，乃撰搜神記二十卷，以「發明神道之不誣」（自序中語），見晉書本傳。搜神記今存者正二十卷，然亦非原書，其書于神祇靈異人物變化之外，頗言神仙五行，又偶有釋氏說。

漢下邳周式，嘗至東海，道逢一吏，持一卷書，求寄載，行十餘里，謂式曰，「吾暫有所過，留書寄君船中，慎勿發之！」去後，式盜發視，書皆諸死人錄，下條有式名。須臾吏還，式猶視書。吏怒曰，「故以相告，而忽視之！」式叩頭流血，良久，吏曰，「感卿遠相載，此書不可除卿名，今日已去，還家三年勿出門，可得度也。勿道見吾書！」式還，不出已二年餘，家皆怪之。隣人卒亡，父怒使往弔之，式不得已，適出門，便見此吏。吏曰，「吾令汝三年勿出，而今出門，知復奈何？吾求不見連累爲鞭杖，今已見汝，可復奈何？後三日日中，當相取也。」……至三日日中，果見來取，便死。（卷五）

阮瞻字千里，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以辨正幽明。忽有客通名

謂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辨，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復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大惡，歲餘而卒。（卷十六）

焦湖廟有一玉枕，枕有小垢。時單父縣人楊林爲賈客，至廟祈求，廟巫謂曰，「君欲好婚否？」林曰，「幸甚。」巫即遺林近枕邊，因入垢中，遂見朱樓瓊室。有趙太尉在其中，即嫁女與林，生六子，皆爲秘書郎。歷數十年，並無思歸之志，忽如夢覺，猶在枕傍，林怡然久之。（今本無此條，見太平寰宇記一

百二十六引

續干寶書者，有搜神後記十卷，陶潛撰。其書今具存，亦記靈異變化之事如前記，陶潛曠達，未必拳拳于鬼神，蓋僞託也。

干寶字令升，其先新蔡人。父瑩，有嬖妾，母至妬，寶父葬時，因生推婢著藏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寔也。經十年而母喪，開墓，見其妾伏棺上，衣服如

生，就視猶煖，與還家，終日而蘇，云寶父常致飲食，與之寢接，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校之悉驗，平復數年後方卒。寶兄常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寤，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卷四）

晉中興後，譙郡周子文家在晉陵，少時喜射獵。常入山，忽山岫間有一人長五六丈，手提弓箭，箭鏑頭廣二尺許，白如霜雪，忽出聲喚曰，「阿鼠！」（原注，子文小字。）子文不覺應曰「諾。」此人便牽弓滿鏑向子文，子文便失魂厭伏。（卷七）

晉時，又有荀氏作靈鬼志，陸氏作異林，西戎主薄戴祚作甄異傳，祖沖之作述異記，祖台之作志怪，此外作志怪者尚多，有孔氏殖氏曹毗等，今俱佚，間存遺文。至于現行之述異記二卷，稱梁任昉撰者，則唐宋間人僞作，而襲祖沖之之書名者也，故唐人書中皆未嘗引。

劉敬叔字敬叔，彭城人，少穎敏有異才，晉末拜南平國郎中令，入宋爲給事黃門

郎，數年，以病免，秦始中卒于家（約二九〇—四七〇），所著有異苑十餘卷，行世。（詳見明胡震亨所作小傳，在汲古閣本異苑卷首）異苑今存者十卷，然亦非原書。

魏時，殿前大鐘無故大鳴，人皆異之，以問張華，華曰，「此蜀郡銅山崩，故鐘鳴應之耳。」尋蜀郡上其事，果如華言。（卷二）

義熙中，東海徐氏婢蘭忽患羸黃，而拂拭異常，共伺察之，見埽帚從壁角來趨婢床，乃取而焚之，婢即平復。（卷八）

晉太元十九年，鄱陽桓闢殺犬祭鄉里綏山，煮肉不熟。神怒，即下教于巫曰，「桓闢以肉生貽我，當誦令自食也。」其年忽變作虎，作虎之始，見人以斑皮衣之，即能跳躍噬逐。（卷八）

東莞劉邕性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鰕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在牀，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褫取節邕。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與鞭，瘡痂落，常以給膳。（卷十）

臨川王劉義慶（四〇三—四四四）爲性簡素，愛好文義，撰述甚多（詳見宋書宗室傳），有幽明錄三十卷，見隋志史部雜傳類，新唐志入小說。其書今雖不存，而他書徵引甚多，大抵如搜神列異之類；然似皆集錄前人撰作，非自造也。唐時嘗盛行，劉知幾（史通）云晉書多取之。

宋散騎侍郎東陽無疑有齊諧記七卷，亦見隋志，今佚。梁吳均作續齊諧記一卷，今尙存，然亦非原本。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天監初爲吳興主簿，旋兼建安王偉記室，終除奉朝請，以撰齊春秋不實免職，已而復召，使撰通史，未就，普通元年卒，年五十二（四六九—五二〇），事詳梁書文學傳。均夙有詩名，文體清拔，好事者或模擬之，稱「吳均體」，故其爲小說，亦卓然可觀，唐宋文人多引爲典據；陽美鵝籠之記，尤其奇詭者也。

陽美許彥於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臥路側，云脚痛，求寄鵝籠中。彥以爲戲言，書生便入籠，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鵝並坐，鵝

亦不驚。彥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行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爲君薄設。」彥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銅匱子，匱子中具諸餽饌。……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邀之。」彥曰，「善。」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綺麗，容貌殊絕，共坐宴。俄而書生醉臥，此女謂彥曰，「雖與書生結妻，而實懷怨，向亦竊得一男子同行，書生既眠，暫喚之，君幸勿言。」彥曰，「善。」女子於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穎悟可愛，乃與彥叙寒溫。書生臥欲覺，女子口吐一錦行障遮書生，書生乃留女子共臥。男子謂彥曰，「此女雖有情，心亦不盡，向復竊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洩。」彥曰，「善。」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婦人，年可二十許，共酌，戲談甚久，聞書生動聲，男子曰，「二人眠已覺。」因取所吐女人，還納口中。須臾，書生處女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乃吞向男子，獨對彥坐。然後書生起謂彥曰，「暫眠遂久，君獨坐，當悵悵耶？日又晚，當與君別。」遂吞其

女子，諸器皿悉納口中，留大銅盤可二尺廣，與彥別曰，「無以藉君，與君相憶也。」彥大元中爲蘭臺令史，以盤餉侍中張散；散看其銘題，云是永平三年作。

然此類思想，蓋非中國所故有，段成式已謂出于天竺，西陽雜俎（續集貶誤篇）云，「釋氏譬喻經云，昔梵志作術，吐出一壺，中有女子與屏，處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復作術，吐出一壺，中有男子，復與共臥。梵志覺，次第互吞之，拄杖而去。余以吳均嘗覽此事，訝其說以爲至怪也。」所云釋氏經者，即舊雜譬喻經，吳時康僧會譯，今尙存；而此一事，則復有他經爲本，如觀佛三昧海經（卷一）說觀佛苦行時白毫毛相云，「天見毛內有百億光，其光微妙，不可具宣。于其光中，現化菩薩，皆修苦行，如此不異。菩薩不小，毛亦不大。」當又爲梵志吐壺相之淵源矣。魏晉以來，漸譯釋典，天竺故事亦流傳世間，文人喜其類異，於有意或無意中用之，遂蛻化爲國有，如晉人荀氏作靈鬼志，亦記道人入籠子中事，尙云來自外國，至吳均記，乃

爲中國之書生。

太元十二年，有道人外國來，能吞刀吐火，吐珠玉金銀，自說其所受師，即白衣，非沙門也。嘗行，見一人擔擔，上有小籠子，可受升餘，語擔人云，「吾步行疲極，欲寄君擔。」擔人甚怪之，慮是狂人，便語之云，「自可耳。」……即入籠中，籠不更大，其人亦不更小，擔之亦不覺重於先。既行數十里，樹下住食，擔人呼共食，云「我自有食，」不肯出。……食未半，語擔人「我欲與婦共食，」即復口吐出女子，年二十許，衣裳容貌甚美，二人便共食。食欲竟，其夫便臥；婦語擔人，「我有外夫，欲來共食，夫覺，君勿道之。」婦便口中出一年少丈夫，共食。籠中便有三人，寬急之事，亦復不異。有頃，其夫動如欲覺，婦便以外夫內口中。夫起，語擔人曰，「可去！」即以婦內口中，次及食器物。……（法苑珠林六十一，太平御覽三百五十九）

第六篇 六朝之鬼神志怪書（下）

釋氏輔教之書，隋志著錄九家，在子部及史部，今惟顏之推冤魂志存，引經史以證報應，已開混合儒釋之端矣，而餘則俱佚。遺文之可考見者，有宋劉義慶宣驗記齊王琰冥祥記隋顏之推集靈記侯白旌異記四種，大抵記經像之顯效，明應驗之實有，以震聳世俗，使生敬信之心，顧後世則或視為小說。王琰者，太原人，幼在交趾，受五戒，于宋大明及建元（五世紀中）年，兩感金像之異，因作記，撰集像事，繼以經塔，凡十卷，謂之冥祥，自序其事甚悉（見法苑珠林卷十七）。冥祥記在珠林及太平廣記中所存最多，其敘述亦最委曲詳盡，今略引三事，以概其餘。

漢明帝夢見神人，形垂二丈，身黃金色，項佩日光，以問羣臣。或對曰，「西方有神，其號曰佛，形如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發使天竺，寫致經像，

表之中夏，自天子王侯，咸敬事之，聞人死精神不滅，莫不懼然自失。初，使者蔡愔將西域沙門迦葉摩騰等齋優填王畫釋迦佛像，帝重之，如夢所見也，乃遣畫工圖之數本，於南宮清涼臺及高陽門顯節壽陵上供養。又於白馬寺壁畫千乘萬騎遶塔三匝之像，如諸傳備載。（珠林十三）

晉謝敷字慶緒，會稽山陰人也，……少有高操，隱于東山，篤信大法，精勤不倦，手寫首楞嚴經，當在都白馬寺中，寺爲災火所延，什物餘經，並成煨燼，而此經止燒紙頭界外而已，文字悉存，無所毀失。敷死時，友人疑其得道，及聞此經，彌復驚異。……（珠林十八）

晉趙泰字文和，清河貝邱人也，……年三十五時，嘗卒心痛，須臾而死。下屍于地，心煖不已，屈伸隨人。留屍十日，平旦，喉中有聲如雨，俄而蘇活。說初死之時，夢有一人來近心下，復有二人乘黃馬，從者二人，扶泰腋徑將東行，不知可幾里，至一大城，崔巍高峻，城色青黑。將泰向城門入，經兩重

門，有瓦屋可數千間，男女大小亦數千人，行列而立。吏著卓衣，有五六人，條疏姓字，云「常以科呈府君。」泰名在三十，須臾，將泰與數千人男女一時俱進。府君西向坐，簡視名簿訖，復遣泰南入黑門。有人著絳衣坐大屋下，以次呼名，問「一生時所事？作何孽罪？行何福善？諦汝等辭，以實言也！此恒遣六部使者常在人間，疏記善惡，具有條狀，不可得虛。」泰答「父兄仕宦，皆二千石。我少在家，修學而已，無所事也，亦不犯惡。」乃遣泰爲水官將作。……後轉泰水官都督知諸獄事，給泰馬兵，令案行地獄。所至諸獄，楚毒各殊：或針貫其舌，流血竟體；或被頭露髮，裸形徒跣，相牽而行，有持大杖，從後催促，鐵牀銅柱，燒之洞然，驅迫此人，抱臥其上，赴卽焦爛，尋復還生；……異劍樹高廣，不知限量，根莖枝葉，皆劍爲之，人衆相營，自登自攀，若有欣競，而身首割截，尺寸離斷。泰見祖父母及二弟在此獄中，相見涕泣。泰出獄門，見有二人齋文書，來語獄吏，言有三人，其家爲其於塔寺中懸幡燒香，救

解其罪，可出福舍。俄見三人自獄而出，已有自然衣服，完整在身，南詣一門，云名開光大舍。……秦案行畢，還水官處。……主者曰，「卿無罪過，故相使爲水官都督，不爾，與地獄中人無以異也。」秦問主者曰，「人有何行，死得樂報？」主者唯言「奉法弟子精進持戒，得樂報，無有謫罰也。」秦復問曰，「人未事法時所行罪過，事法之後，得以除不？」答曰，「皆除也。」語畢，主者開腰篋檢秦年紀，尚有餘算三十年在，乃遣秦還。……時晉太始五年七月十三日也。……（珠林七，廣記三百七十七）

佛教既漸流播，經論日多，雜說亦日出，聞者雖或悟無常而歸依，然亦或怖無常而卻走。此之反動，則有方士亦自造僞經，多作異記，以長生久視之道，網羅天下之逃苦空者，今所存漢小說，除一二文人著述外，其餘蓋皆是矣。方士撰書，大抵託名古人，故稱晉宋人作者不多有，惟類書間有引神異記者，則爲道士王浮作。浮，晉人，有淺妄之稱，卽惠帝時（三世紀末至四世紀初）與帛遠抗論屢屈，遂改換西域傳

造老子明威化胡經者也（見唐釋法琳辯正論六。）其記似亦言神仙鬼神，如洞冥列異之類。

陳敏，孫皓之世爲江夏太守，自建業赴職，聞宮亭廟驗（原注云言靈驗），過乞在任安穩，當上銀杖一枚。年限既滿，作杖擬以還廟，捶鐵以爲幹，以銀塗之。尋徵爲散騎常侍，往宮亭送杖於廟中，訖即進路。日晚，降神巫宣敕曰，「陳敏許我銀杖，今以塗杖見與，便投水中，當以還之。欺蔑之罪，不可容也！」於是取杖看之，剖視中見鐵幹，乃置之湖中。杖浮在水上，其疾如飛，遙到敏舫前，敏舟遂覆也。（太平御覽七百十）

丹丘生大茗，服之生羽翼。（事類賦注十六）

拾遺記十卷，題晉隴西王嘉撰，梁蕭綺錄。晉書藝術列傳中有王嘉，略云，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初隱于東陽谷，後入長安，苻堅累徵不起，能言未然之事，辭如讖記，當時鮮能曉之。苻萇入長安，逼嘉自隨；後以答問失萇意，爲萇所殺（約三九

○。嘉嘗造牽三歌識，又著拾遺錄十卷，其記事多詭怪，今行於世。傳所云拾遺錄者，蓋即今記，前有蕭綺序，言書本十九卷，二百二十篇，當苻秦之季，典章散滅，此書亦多有亡，綺更刪繁存實，合爲一部，凡十卷。今書前九卷起庖犧迄東晉，末一卷則記崑崙等九仙山，與序所謂「事訖西晉之末」者稍不同。其文筆頗靡麗，而事皆誕謾無實，蕭綺之錄亦附會，胡應麟（筆叢三十二）以爲「蓋即綺撰而託之王嘉」者也。

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處璇宮而夜織，或乘桴木而晝遊，經歷窮桑滄茫之浦。時有神童，容貌絕俗，稱爲白帝之子，即太白之精，降乎水際，與皇娥戲，奏便娟之樂，游漾忘歸。窮桑者，西海之濱，有孤桑之樹，直上千尋，葉紅樸紫，萬歲一實，食之後天而老。……帝子與皇娥並坐，撫桐峯梓瑟，皇娥倚瑟而清歌曰，「天清地曠浩茫茫，萬象迴薄化無方，冷天蕩蕩望滄滄，乘桴口漾著日傍，當其所至窮桑，心知和樂悅未央。」俗謂遊樂之處爲桑中也，

詩衛風云，「期我乎桑中，」蓋類此也。……及皐娥生少昊，號曰窮桑氏，亦曰桑丘氏。至六國時，桑丘子著陰陽書，卽其餘裔也。……（卷一）

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草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登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烟燃，因以見向，說開闢已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恐辭說繁廣忘之，乃裂帛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向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一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余略授子焉。」至向子歆，從向授其術。向亦不悟此人焉。（卷六）

洞庭山浮於水上，其下有金堂數百間，玉女居之，四時聞金石絲竹之聲，徹於山頂。楚懷王之時，舉羣才賦詩於水湄。……後懷王好進姦雄，羣賢逃越。屈原以忠見斥，隱於沅湘，披蓁茹草，混同禽獸，不交世務，採柏實以和桂膏，用養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謂之水仙。其神遊於天河，

精靈時降湘浦，楚人爲之立祠，漢末猶在。（卷十）

第七篇

世說新語與其前後

漢末士流，已重品目，聲名成毀，決于片言，魏晉以來，乃彌以標格語言相尚，惟吐屬則流于玄虛，舉止則故爲疏放，與漢之惟俊偉堅卓爲重者，其不侔矣。蓋其時釋教廣被，頗揚脫俗之風，而老莊之說亦大盛，其因佛而崇老爲反動，而厭離于世間則一致，相拒而實相扇，終乃汗漫爲清談；渡江而後，此風彌甚，有違言者，惟一二梟雄而已。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舊聞，或者記述近事，雖不過叢殘小語，而俱爲人間言動，遂脫志怪之牢籠也。

記人間事者已甚古，列御寇韓非皆有錄載，惟其所以錄載者，列在用以喻道，韓在儲以論政。若爲賞心而作，則實萌芽于魏而盛大于晉，雖不免追隨俗尚，或供揣摩，然要爲遠實用而近文藝矣。晉隆和（三六二）中，有處士河東裴啓，撰漢魏以來

迄于同時言語應對之可稱者，謂之語林，時頗盛行，以記謝安語不實，爲安所詆，書遂廢（詳見世說新語輕詆篇）。後仍時有，凡十卷，至隋而亡，然羣書中亦常見其遺文也。

婁護字君卿，歷游五侯之門，每旦，五侯家各餉遺之，君卿口厭滋味，乃試合五侯所餉之膾而食，其美。世所謂「五侯膾」，君卿所致。（太平廣記二百三十四）

魏武云，「我眼中不可妄近，近輒斫人不覺，左右宜慎之！」後乃陽凍眠，所幸小兒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莫敢近。（太平御覽七百七）

鍾士季嘗向人道，「吾年少時一紙書，人云是阮步兵書，皆字字生義，既知是吾，不復道也。」（續談助四）

祖士言與鍾雅語相調，鍾語祖曰，「我汝穎之士利如錐，卿燕代之士鈍如槌。」祖曰，「以我鈍槌，打爾利錐。」鍾曰，「自有神錐，不可得打。」祖曰，「既

有神錐，必有神槌。」鍾遂屈。（御覽四百六十六）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嘯咏良久，直指竹曰，

「何可一日無此君。」（御覽三百八十九）

隋志又有郭子三卷，東晉中郎郭澄之撰，唐志云，賈泉注，今亡。審其遺文，亦與語林相類。

宋臨川王劉義慶有世說八卷，梁劉孝標注之爲十卷，見隋志。今存者三卷曰世說新語，爲宋人晏殊所刪併，于注亦小有翦裁，然不知何人又加新語二字，唐時則曰新書，殆以漢志儒家類錄劉向所序六十七篇中，已有世說，因增字以別之也。世說新語今本凡三十八篇，自德行至仇隙，以類相從，事起後漢，止于東晉，記言則玄遠冷俊，記行則高簡瑰奇，下至繆惑，亦資一笑。孝標作注，又徵引浩博，或駁或申，映帶本文，增其雋永，所用書四百餘種，今又多不存，故世人尤珍重之。然世說文字，間或與裴郭二家書所記相同，殆亦猶幽明錄宣驗記然，乃纂輯舊文，非由自造：宋書

言義慶才詞不多，而招聚文學之士，遠近必至，則諸書或成于衆手，未可知也。

阮光祿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焚之。（卷上德行篇）

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同異？」對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爲掾，世謂「三語掾」。（卷上文學篇）

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屐，並恒自經營，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簾，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卷中雅量篇）

世目李元禮「謾謾如松下勁風」。（卷中賞譽篇）

公孫度目酈原：「所謂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也。」（同上）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爲棟宇，

屋室爲幃衣，諸君何爲入我幃中？」（卷下任誕篇）

石崇每宴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于沈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尙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卷下汰侈篇）

梁沈約（四四一—五一三，梁書有傳）作俗說三卷，亦此類，今亡。梁武帝嘗敕安右長史殷雲（四七一—五二九，梁書有傳）撰小說三十卷，至隋僅存十卷，明初尙存，今乃止見于續談助及原本說郛中，亦采集羣書而成，以時代爲次第，而特置帝王之事于卷首，繼以周漢，終于南齊。

晉咸康中，有士人周謂者，死而復生，言天帝召見，引升殿，仰視帝，面方一尺。問左右曰，「是古張天帝耶？」答云，「上古天地，久已聖去，此近曹明帝也。」（紺珠集二）

孝武未嘗見驢，謝太傅問曰：「陛下想其形當何所似？」孝武掩口笑云：「正當似豬。」（續談助四。原注云，出世說。案今本無之。）

孔子嘗游于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於水所，與共戰，攬尾得之，內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上士殺虎持虎頭。」又問曰：「中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中士殺虎持虎耳。」又問「下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下士殺虎捉虎尾。」子路出尾棄之，因恚孔子曰：「夫子知水所有虎，使我取水，是欲死我。」乃懷石盤欲中孔子，又問「上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上士殺人使筆端。」又問曰：「中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中士殺人用舌端。」又問「下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下士殺人懷石盤。」子路出而棄之，於是心服。（原本說郛二十五。原注云，出衝波傳。）

鬼谷先生與蘇秦張儀書云：「二君足下，功名赫赫，但春華到秋，不得久茂，日數將冬，時訖將老。子獨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木

非與天下人有仇怨，蓋所居者然。子見嵩岱之松柏，華霍之樹檀？上葉干青雲，下根通三泉，上有猿猱，下有赤豹麒麟，千秋萬歲，不逢斧斤之伐；此木非與天下之人有骨肉，亦所居者然。今二子好朝露之榮，忽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求延，貴一旦之浮爵，夫『女愛不極席，男歡不畢輪』，痛夫痛夫，二君二君！」（續談助四。原注云，出鬼谷先生書。）

隋志又有笑林三卷，後漢給事中邯鄲淳撰。淳一名竺，字子禮，潁川人，弱冠有異才，元嘉元年（一五一），上虞長度尚爲曹娥立碑，淳者尚之弟子，于席間作碑文，操筆而成，無所點定，遂知名，黃初初（約二二一），爲魏博士給事中，見後漢書曹娥傳及三國魏志王粲傳等注。笑林今佚，遺文存二十餘事，舉非違，顯紕繆，實世說之一體，亦後來誹諧文字之權輿也。

魯有執長竿入城門者，初，豎執之不可入，橫執之不可入，計無所出。俄有老父至曰，「吾非聖人，但見事多矣，何不以鋸中截而入？」遂依而截之。（太

平廣記二百六十二

平原陶丘氏，取渤海墨台氏女，女色甚美，才甚令，復相敬，已生一男而歸。母丁氏，年老，進見女婿。女婿既歸而遣婦。婦臨去請罪，夫曰，「曩見夫人年德以衰，非昔日比，亦恐新婦老後，必復如此，是以遣，實無他故。」（太平御覽四百九十九）

甲父母在，出學三年而歸，舅氏問其學何所得，並序別父久。乃答曰，「渭陽之思，過於秦康。」既而父數之，「爾學奚益。」答曰，「少失過庭之訓，故學無益。」（廣記二百六十二）

甲與乙鬥爭，甲齧下乙鼻，官吏欲斷之，甲稱乙自齧落。吏曰，「夫人鼻高而口低，豈能就齧之乎？」甲曰，「他踏床子就齧之。」（同上）

笑林之後，不乏繼作，隋志有解頤二卷，楊松玢撰，今一字不存，而羣書常引談藪，則世說之流也。唐志有啟顏錄二卷，侯白撰。白字君素，魏郡人，好學有捷才，

滑稽善辯，舉秀才爲儒林郎，好爲誹諧雜說，人多愛狎之，所在之處，觀者如市。隋高祖聞其名，召令于秘書修國史，後給五品食，月餘而死（約六世紀後葉），見隋書 陸爽傳。啓顏錄今亦佚，然太平廣記引用甚多，蓋上取子史之舊文，近記一己之言行，事多浮淺，又好以鄙言調謔人，誹諧太過，時復流于輕薄矣。其有唐世事者，後人所加也。古書中往往有之，在小說尤甚。

開皇中，有人姓出名六斤，欲參（楊）素，齋名紙至省門，遇白，請爲題其姓，乃書曰「六斤半」。名既入，素召其人，問曰，「卿姓六斤半？」答曰，「是出六斤。」曰，「何爲六斤半？」曰，「向請侯秀才題之，當是錯矣。」

卽召白至，謂曰，「卿何爲錯題人姓名？」對云，「不錯。」素曰，「若不錯，何因姓出名六斤，請卿題之，乃言六斤半？」對曰，「白在省門，會卒無處覓稱，旣問道是出六斤，斟酌只應是六斤半。」素大笑之。（廣記二百四十八）

山東人娶蒲州女，多患癭，其妻母項癭甚大。成婚數月，婦家疑婿不慧，婦翁

置酒盛會親戚，欲以試之。問曰，「某郎在山東讀書，應識道理。鴻鶴能鳴，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松柏冬青，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道邊樹有骨體，何意？」曰，「天使其然。」婦翁曰，「某郎全不識道理，何因浪住山東？」因以戲之曰，「鴻鶴能鳴者頸項長，松柏冬青者心中強，道邊樹有骨體者車撥傷：豈是天使其然？」婿曰，「蝦蟆能鳴，豈是頸項長？竹亦冬青，豈是心中強？夫人項下癭如許大，豈是車撥傷？」婦翁羞愧，無以對之。（同上）

其後則唐有何自然笑林，今亦佚，宋有呂居仁軒渠錄，沈微諧史，周文珣開顏集，天和子善諧集，元明又十餘種；大抵或取子史舊文，或拾同時瑣事，殊不見有新意。惟託名東坡之艾子，雜說稍卓特，願往往嘲諷世情，諷刺時病，又異于笑林之無所爲而作矣。

至于世說一流，仿者尤衆，劉孝標有續世說十卷，見唐志，然據隋志，則殆即所

注臨川書。唐有王方慶續世說新書（見新唐志雜家，今佚），宋有王隱唐語林，孔平仲續世說，明有何良俊何氏語林，李紹文明世說新語，焦竑類林，張嬭廿一史識餘，鄭仲夔清言等；然纂舊聞則別無異，述時事則傷于矯揉，而世人猶復爲之不已，至于清，又有吳肅公作明語林，章撫功作漢世說，李清作女世說，顏從喬作僧世說，王暉作今世說，汪琬作說鈴，今亦尚有易宗燾作新世說也。

第八篇 唐之傳奇文(上)

小說亦如詩，至唐代而一變，雖尚不離于搜奇記逸，然敘述宛轉，文辭華豔，與六朝之粗陳梗槩者較，演進之迹甚明，而尤顯者乃在是時則始有意爲小說。胡應麟（筆叢三十六）云，「變異之談，盛于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其云作意，云幻設者，則即意識之創造矣。此類文字，當時或爲叢集，或爲單篇，大率篇幅曼長，記敘委曲，時亦近于俳諧，故論者每訾其卑下，貶之曰「傳奇」，以別于韓柳輩之高文，顧世間則甚風行，文人往往有作，投謁時或用之爲行卷，今頗有存于太平廣記中者，（他書所收，時代及撰人多錯誤不足據，）實唐代特絕之作也。然而後來流派，乃亦不昌，但有演述，或者摹擬而已，惟元明人多本其事作雜劇或傳奇，而影響遂及于曲。

幻設爲文，晉世固已盛，如阮籍之大人先生傳，劉伶之酒德頌，陶潛之桃花源記，五柳先生傳皆是矣，然咸以寓言爲本，文詞爲末，故其流可衍爲王績醉鄉記，韓愈巧者王承福傳，柳宗元種樹郭橐駝傳等，而無涉于傳奇。傳奇者流，源蓋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繪，擴其波瀾，故所成就乃特異，其間雖亦或託諷喻以紓牢愁，談禍福以寓懲勸，而大歸則究在文采與意想，與昔之傳鬼神明因果而外無他意者，甚異其趣矣。

隋唐間，有王度作古鏡記（見廣記二百三十，題曰王度），自述獲神鏡於侯生，能降精魅，後其弟勣（當作續）遠游，借以自隨，亦殺諸鬼怪，願終乃化去。其文甚長，然僅綴古鏡諸靈異事，猶有六朝志怪流風。王度，太原祁人，文中子通之弟，東臯子續兄也，蓋生于開皇初（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十云通生千開皇四年），大業中爲御史，罷歸河東，復入長安爲著作郎，奉詔修國史，又出兼芮城令，武德中卒（約五八五—六二五），史亦不成，（見古鏡記唐文粹及新唐書王績傳，惟傳云兄名凝，未詳孰是。）遺文僅存此篇而已。結棄官歸隴門後，史不言其游涉，蓋度所假設也。

唐初又有補江總白猿傳一卷，不知何人作，宋時尙單行，今見廣記（四百四十四，題曰歐陽紇）中。傳言梁將歐陽紇略地至長樂，深入溪洞，其妻遂爲白猿所掠，逮救歸，已孕，周歲生一子，「厥狀肖焉」。紇後爲陳武帝所殺，子詢以江總收養成，人，入唐有盛名，而貌類獼猴，忌者因作此傳，云以補江總，是知假小說以施誣譏之風，其由來亦頗古矣。

武后時，有深州陸澤人張鷟字文成，以調露初登進士第，爲岐王府參軍，屢試皆甲科，大有文譽，調長安尉，然性躁下，僥蕩無檢，姚崇尤惡之；開元初，御史李全交劾鷟訕短時政，貶嶺南，旋得內徙，終司門員外郎。（約六六〇—七四〇，詳見兩唐書張鷟傳）日本有游仙窟一卷，題寧州襄樂縣尉張文成作，蓋即鷟少時所爲，自敘奉使河源，道中夜投大宅，逢二女曰十娘五娘，宴飲歡笑，以詩相調，止宿而去，文近駢儷而時雜鄙語，氣度與所作朝野僉載龍筋鳳髓判正同，唐書謂「鷟下筆輒成，浮豔少理致，其論著率詆誚蕪穢，然大行一時，晚進莫不傳記。……新羅日本使至，必

出金寶購其文，「殆實錄矣。」游仙窟中國久失傳，後人亦不復倣其體制，今略錄數十言以見大概，乃升堂燕飲時情狀也。

……十娘喚香兒爲少府設樂，金石並奏，簫管間響：蘇合彈琵琶，綠竹吹簫，仙人鼓瑟，玉女吹笙。玄鶴俯而聽琴，白魚躍而應節。清音吽叨，片時則梁上塵飛，雅韻鏗鏘，卒爾則天邊雪落；一時忘味，孔丘留滯不虛，三日繞梁，韓娥餘音是實。……兩人俱起舞，共勸下官，……遂舞著詞曰，「從來巡邊四邊，忽逢兩個神仙，眉上冬天出柳，頰中旱地生蓮，千看千處嫵媚，萬看萬種嫵媚，今宵若其不得，刺命過與黃泉。」又一時大笑。舞畢，因詠曰，「僕實庸才，得陪清賞，賜垂音樂，慙荷不勝。」十娘詠曰，「得意似鴛鴦，情乖若胡越，不向君邊盡，更知何處歇。」十娘曰，「兒等並無可收採，少府公云『冬天出柳，旱地生蓮』總是相弄也。」……

然作者蔚起，則在開元天寶以後。大歷中有沈既濟，蘇州吳人，經學該博，以楊

炎薦，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貞元時炎得罪，既濟亦貶處州司戶參軍，後入朝，位禮部員外郎，卒（約七五〇—八〇〇）。撰建中實錄，人稱其能，新唐書有傳。文苑英華（八百三十三）錄其枕中記（亦見廣記八十二，題曰呂翁）一篇，爲小說家言，略謂開元七年，道士呂翁行邯鄲道中，息邸舍，見旅中少年盧生侘傺歎息，乃探囊中枕授之。生夢娶清河崔氏，舉進士，官至陝牧，入爲京兆尹，出破戎虜，轉吏部侍郎，遷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爲時宰所忌，以飛語中之，貶端州刺史，越三年徵爲常侍，未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嘉謨密命，一日三接，獻替敢沃，號爲賢相，同列害之，復誣與湯將交結，所圖不軌，下制獄，府吏引從至其門而急收之。生惶駭不測，謂妻子曰，「吾家山東有良田五頃，足以禦寒餒，何苦求祿；而今及此，思衣短褐乘青駒行邯鄲道中，不可得也！」引刃自刎，其妻救之獲免。其罹者皆死，獨生爲中官保之，減罪死投驪州；數年，帝知冤，復追爲中書令，封燕國公，恩旨殊異。生

五子，……其姻媾皆天下望族；有孫十餘人。……後年漸衰邁，屢乞骸骨，不許。病，中人候問，相踵於道，名醫上藥，無不至焉。……薨；生欠伸而悟，見其身方便於旅舍，呂翁坐其傍，主人蒸黍未熟；觸類如故。生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也？」翁謂主人曰，「人生之適，亦如是矣。」生憮然良久，謝曰，「夫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之理，死生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稽首再拜而去。

如是意想，在歆慕功名之唐代，雖詭幻動人，而亦非出于獨創，于寶搜神記有焦湖廟祝以玉枕使楊林入夢事（見第五篇），大旨悉同，當即此篇所本，明人湯顯祖之邯鄲記，則又本之此篇。既濟文筆簡鍊，又多規誨之意，故事雖不經，尙爲當時推重，比之韓愈毛穎傳；間亦有病其俳諧者，則以作者嘗爲史官，因而繩以史法，失小說之意矣。既濟又有任氏傳（見廣記四百五十二）一篇，言妖狐幻化，終於守志殉人，「雖今之婦人有不如者」，亦諷世之作也。

「吳興才人」(李賀語) 沈亞之字下賢，元和十年進士第，太和初爲德州行營使者，柏耆判官，耆以罪貶，亞之亦謫南康尉，終郢州掾(約八世紀末至九世紀中)，集十二卷，今存。亞之有文名，自謂「能撝窈窕之思」，今集中有傳奇文三篇(沈下賢集卷二卷三，亦見廣記二百八十三及二百九十八)，皆以華豔之筆，敍恍忽之情，而好言仙鬼復死，尤與同時文人異趣。湘中怨記鄭生偶遇孤女，相依數年，一旦別去，自言「蛟宮之婦」，謫限已滿矣，十餘年後，又遙見之畫牕中，含嘯悲歌，而「風濤崩怒」，竟失所在。異夢錄記邢鳳夢見美人，示以弓彎之舞，及王炎夢侍吳王久，忽聞笳鼓，乃葬西施，因奉敎作挽歌，王嘉賓之，秦夢記則自述道經長安，客橐泉邸舍，夢爲秦官有功，時弄玉墀簫史先死，因尙公主，自題所居曰翠微宮。穆公遇亞之亦甚厚，一日，公主忽無疾卒，穆公乃不復欲見亞之，遣之歸。

將去，公追酒高會，聲秦聲，舞秦舞，舞者擊膊拊髀鳴鳴而音有不快，聲甚怨。……既，再拜辭去，公復命至翠微宮與公主侍人別，重入殿內時，見珠翠

遺碎青階下，窗紗檀點依然，宮人泣對亞之。亞之感咽良久，因題宮門詩曰，「君王多感放東歸，從此秦宮不復期，春景自傷秦喪主，落花如雨淚臙脂。」竟別去，……覺臥邸舍。明日，亞之與友人崔九萬具道；九萬，博陵人，諱古，謂余曰，「皇覽云，『秦穆公葬雍橐泉祈年宮下』，非其神靈憑乎？」亞之更求得秦時地誌，說如九萬云。嗚呼！弄玉既仙矣，惡又死乎？

陳鴻爲文，則辭意慨慷，長於弔古，追懷往事，如不勝情。鴻少學爲史，貞元二十一年登太常第，始開居遂志，乃修大統紀二十卷，七年始成（見唐文粹九十五）；在長安時，嘗與白居易爲友，爲長恨歌作傳（見廣記四百八十六）。新唐志小說家類有陳鴻開元昇平源一卷，注云，「字大亮，貞元主客郎中」，或亦其人也（約八世紀後半至九世紀中葉）。所作又有東城老父傳（見廣記四百八十五），記賈昌於兵火之後，憶念太平盛事，榮華荅落，兩相比照，其語甚悲。長恨歌傳則作于元和初，亦追述開元中楊妃入宮以至死蜀本末，法與賈昌傳相類。楊妃故事，唐人本所樂道，然鮮

有條貫秩然如此傳者，又得白居易作歌，故特爲世間所知，清洪昇撰長生殿傳奇，即本此傳及歌意也。傳今有數本，廣記及文苑英華（七百九十四）所錄，字句已多異同，而明人附載文苑英華後之出于麗情集及京本大曲者尤異，蓋後人（麗情集之撰者張君房？）又增損之。

天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祿山引兵嚮關，以討楊氏爲詞。潼關不守，翠華南幸，出咸陽，道次馬嵬亭，六軍徘徊，持戟不進，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晁錯以謝天下，國忠奉鼇盤水，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怨，上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之而去；倉皇展轉，竟就死於尺組之下。（文苑英華所載）

天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竊弄國柄，竊胡亂燕，二京連陷，翠華南幸，駕出都西門百餘里，六軍徘徊，擁戟不行，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錯以謝之；國忠奉鼇盤水，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快，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之怨，

上慘容，但心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之而去。拜於上前，回眸血下，墜金鈿翠羽於地，上自收之。嗚呼，慧心執質，天王之愛，不得已而死於尺組之下，叔向母云「甚美必甚惡」，李延年歌曰「傾國復傾城」，此之謂也。（麗情集及大曲所載）

白行簡字知退，其先蓋太原人，後家韓城，又徙下邳，居易之弟也，貞元末進士第，累遷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寶曆二年（八二六）冬病卒，年蓋五十餘，兩唐書皆附見居易傳。有集二十卷，今不存，而廣記（四百八十四）收其傳奇文一篇曰李娃傳，言縈陽巨族之子溺于長安倡女李娃，貧病困頓，至流落爲挽郎，復爲李娃所拯，勉之學，遂擢第，官成都府參軍。行簡本善文筆，李娃事又近情而聳聽，故纏綿可觀；元人已本其事爲曲江池，明薛近兗則以作繡襦記。行簡又有三夢記一篇（見原本說郛四），舉「彼夢有所往而此遇之者，或此有所爲而彼夢之者，或兩相通夢者」三事，皆敘述簡質，而事特瑰奇，其第一事尤勝。

天后時，劉幽求爲朝邑丞，嘗奉使夜歸，未及家十餘里，適有佛寺，路出其側，聞寺中歌笑歡洽，寺垣短缺，盡得覩其中，劉俯身窺之，見十數人兒女雜坐，羅列盤饌，環繞之而共食；見其妻在坐中語笑，劉初愕然，不測其故，久之，且思其不當至此，復不能捨之，又熟視容止言笑無異，將就察之，寺門閉不得入，劉擲瓦擊之，中其疊洗，破迸散走，因忽不見。劉踰垣直入，與從者同視殿廡，皆無人，寺扁如故，劉訝益甚，遂馳歸。比至其家，妻方寢，聞劉至，乃叙寒暄訖，妻笑曰，「向夢中與數十人同遊一寺，皆不相識，曾食于殿庭，有人自外以瓦礫投之，杯盤狼藉，因而遂覺。」劉亦具陳其見，蓋所謂彼夢有所往而此遇之也。

第九篇 唐之傳奇文(下)

然傳奇諸作者中，有特有關係者二人：其一，所作不多而影響甚大，名亦甚盛者曰元稹；其二，多所著作，影響亦甚大而名不甚彰者曰李公佐。

元稹字微之，河南河內人，舉明經，補校書郎，元和初應制策第一，除左拾遺，歷監察御史，坐事貶江陵，又自虢州長史徵入，漸遷至中書舍人承旨學士，進工部侍郎同平章事，未幾罷相，出爲同州刺史，又改越州，兼浙東觀察使。太和初，入爲尚書左丞檢校戶部尚書，兼鄂州刺史武昌軍節度使，五年七月暴疾，一日而卒于鎮，時年五十三（七七九—八三一），兩唐書皆有傳。稹自少與白居易唱和，當時言詩者稱元白，號爲「元和體」，然所傳小說，止鶯鶯傳（見廣記四百八十八）一篇。

鶯鶯傳者，即叙崔張故事，亦名會真記者也。略謂貞元中，有張生者，性貌溫

美，非禮不動，年二十三未嘗近女色。時生游于蒲，寓普救寺，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過蒲，亦寓茲寺，緒其親則於張爲異派之從母。會渾瑊薨，軍人因喪大擾蒲人，崔氏甚懼，而生與蒲將之黨有善，得將護之，十餘日後廉使杜確來治軍，軍遂戢。崔氏由此甚感張生，因招醺，見其女爲鶯，生惑焉，託崔之婢紅娘以春詞二首通意，是夕得綵牋，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辭云，「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隔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喜且駭，已而崔至，則端服嚴容，責其非禮，竟去，張自失者久之。數夕後，崔又至，將曉而去，終夕無一言。

……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邪？」及明，視粧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茵席而已。是後又十餘日，杳不復知。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囊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無何，張生將至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然無難詞，然而愁怨之

容動人矣，將行之夕，不可復見，而張生遂西下。……

明年，文戰不利，張生遂止於京，貽書崔氏以廣其意，崔報之，而生發其書於所知，由是爲時人傳說。楊巨源爲賦崔娘詩，元稹亦續生會真詩三十韻，張之友聞者皆鑒異，而張志亦絕矣。元稹與張厚，問其說，張曰：

「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秉嬌寵，不爲雲爲雨，則爲蛟爲螭，吾不知其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譴萬乘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衆，屠其身，至今爲天下僂笑，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

後歲餘，崔已適人，張亦別娶，適過其所居，請以外兄見，崔終不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將行，賦詩一章以絕之云，「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時人多許張爲善補過者云。

元稹以張生自寓，述其親歷之境，雖文章尙非上乘，而時有情致，固亦可觀，惟

篇末文過飾非，遂墮惡趣，而李紳楊巨源輩既各賦詩以張之，稹又早有詩名，後秉節鉞，故世人仍多樂道，宋趙德麟已取其事作商調蝶戀花十闋（見侯鯖錄），金則有董解元絃索西廂，元則有王寶甫西廂記，關漢卿續西廂記，明則有李日華南西廂記，陸采南西廂記等，其他曰竟曰翻曰後曰續者尤繁，至今尙或稱道其事，唐人傳奇留遺不少，而後來煊赫如是者，惟此篇及李朝威柳毅傳而已。

李公佐字顓蒙，隴西人，嘗舉進士，元和中爲江淮從事，後罷歸長安（見所作謝小娥傳中）會昌初，又爲楊府錄事，大中二年，坐累削兩任官（見唐書宣宗紀），蓋生於代宗時，至宣宗初猶在（約七七〇—八五〇），餘事未詳；新唐書宗室系表有千牛備身公佐，則別一人也。其著作今存四篇，南柯太守傳（見廣記四百七十五，題淳於夢，今據唐語林改正）最有名，傳言東平淳於夢家廣陵郡東十里，宅南有大槐一株，貞元七年九月因沈醉致疾，二友扶生歸家，令臥東廡下，而自秣馬濯足以俟之。生就枕，昏然若夢，見二紫衣使稱奉王命相邀，出門登車，指古槐穴而去。使者

驅車入穴，忽見山川，終入一大城，城樓上有金書題曰「大槐安國」。生既至，拜駙馬，復出爲南柯太守，守郡三十載，「風化廣被，百姓歌謠，建功德碑，立生祠宇」，王甚重之，遞遷大位，生五男二女，後將兵與檀羅國戰，敗績，公主又薨。生罷郡，而威福日盛，王疑憚之，遂禁生遊從，處之私第，已而送歸；既醒，則「見家之僮僕，擔甕於庭，二客濯足於榻，斜日未隱於西垣，餘樽尙湛於東牖，夢中倏忽，若度一世矣。」其立意與枕中記同，而描摹更爲盡致，明湯顯祖亦本之作傳奇曰南柯記。篇末言僕發穴，以窺根源，乃見蟻聚，悉符前夢，則假實證幻，餘韻悠然，雖未盡於物情，已非枕中之所及矣。

……有大穴，根洞然明朗，可容一榻，上有積土壤以爲城郭殿臺之狀，有蟻數斛，隱聚其中；中有小臺，其色若丹，二大蟻處之，素翼朱首，長可三寸，左右大蟻數十輔之，諸蟻不敢近，此其王矣；卽槐安國都也。又窮一穴，直上南枝可四丈，宛轉方中，亦有土城小樓，羣蟻亦處其中；卽生所領南柯郡也。……

追想前事，感歎於懷，……不欲令二客壞之，遽令掩塞如舊。……復念檀羅征伐之事，又請二客訪跡於外，宅東一里有古澗，側有大檀樹一株，藤蘿纏蟻，上不見日，旁有小穴，亦有羣蟻隱聚其間，檀羅之國，豈非此耶？嗟乎！蟻之靈異猶不可窮，况山藏木伏之大者所變化乎？……

謝小娥傳（見廣記四百九十一）言小娥姓謝，豫章人，八歲喪母，後嫁歷陽俠士段居貞。夫婦與父皆習賈，往來江湖間，爲盜所殺，小娥亦折足墮水，他船拯起之，流轉至上元縣，依妙果寺尼以居。初，小娥嘗夢父告以讐人爲「車中猴東門草」，又夢夫告以讐人爲「禾中走一日夫」，廣求智者，皆不能解，至公佐乃辨之曰，「車中猴，車字去上下各一畫，是申字，又申屬猴，故曰車中猴；草下有門，門中有東，乃關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過，亦是申字也；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畫，下有日，是春字也。殺汝父是申蘭，殺汝夫是申春，足可明矣。」小娥乃變男子服爲傭保，果遇二賊於潯陽，刺殺之，并聞於官，擒其黨，而小娥得免死。解謎獲賊，甚乏理致，而當時

亦盛傳，李復言已演其文入續玄怪錄，明人則本之作平話（見拍案驚奇十九），後來記包拯施綸斷案，類此者更多矣。

其餘二篇，未詳原題，廣記則題曰廬江馮媼（三百四十三），曰李湯（四百六十七）。馮媼記董江妻亡更娶，而媼見有女泣路隅一室中，後乃知卽亡人之墓，董聞則罪以妖妄，逐媼去之，其事甚簡，故文亦不華。李湯者，永泰時楚州刺史，聞漁人見龜山下水中有大鐵鎖，乃以人牛曳出之，風濤陡作，「一獸狀有如猿，白首長髻，雪牙金爪，闐然上岸，高五丈許，蹲踞之狀若猿猴，但兩目不能開，兀若昏昧，……久乃引頸伸欠，雙目忽開，光彩若電，顧視人焉，欲發狂怒。觀者奔走，獸亦徐徐引鎖曳牛入水去，竟不復出。」當時湯與楚州知名之士，皆錯愕不知其由。後公佐訪古東吳，泛洞庭，登包山，入靈洞，探仙書，於石穴間得古嶽瀆經第八卷，乃得其故，而其經文字奇古，編次蠹毀，頗不能解，公佐與道士焦君共詳讀之，如下文：

「禹理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走雷，石號木鳴，土伯擁川，天老肅兵，功不能

與。禹怒，召集百靈，授命夔龍，桐柏等山君長稽首請命，禹因囚鴻臚氏，章商氏，兜盧氏，犂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祁，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猿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搏擊騰蹕疾奔，輕利倏忽，開視不可久。禹授之重律，不能制；授之島木由，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鴟脾桓胡木魅水靈山魃石怪奔號聚遠，以數千載，庚辰以戰（一作戰）逐去，頸鎖大索，鼻穿金鈴，徙淮陰之龜山之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庚辰之後，皆圖此形者，免淮濤風雨之難。」

宋朱熹（楚辭辨證中）嘗斥僧伽降伏無之祁事爲俚說，羅泌（路史）有無支祁辯，元人西游記（有數齣在納書楹曲譜中）有「支無祁是他姊妹」語，明宋濂亦隱括其事爲文，知宋元以來，此說流傳不絕，且廣被民間，致勞學者彈糾，而實則僅出于李公佐假設之作而已，惟後來漸誤禹爲僧伽或泗州大聖，明吳承恩演西游記，又移其神變奮迅之狀于孫悟空，於是禹伏無支祁故事遂以堙昧也。

傳奇之文，此外尙夥，其較顯著者，有隴西李朝威作柳毅傳（見廣記四百十九），記毅以下第將歸湘濱，道經涇陽，遇牧羊女子言是龍女，爲舅姑及壻所貶，託毅寄書于父洞庭君，洞庭君有弟錢塘君性剛暴，毅壻取女歸，欲以配毅，因毅嚴拒而止。後毅喪妻，徙家金陵，娶范陽盧氏，則龍女也，又徙南海，復歸洞庭，其表弟薛嘏嘗遇之于湖中，得仙藥五十丸，此後遂絕影響。金人已取其事爲雜劇（語見董解元絃索西廂中），元尚仲賢則作柳毅傳書，翻案而爲張生煮海，清李漁又折衷之而成蜃中樓。又有蔣防作霍小玉傳（見廣記四百八十七），言李益年二十擢進士第，入長安，思得名妓，乃遇霍小玉，寓于其家，相從者二年，其後年，生授鄭縣主簿，則堅約婚姻而別。及生覲母，始知已訂婚盧氏，母又素嚴，生不敢拒，遂與小玉絕。小玉久不得生音問，竟臥病，踪迹招益，益亦不敢往。一日益在崇敬寺，忽有黃衫豪士強邀之，至霍氏家，小玉力疾相見，數其負心，長慟而卒。益爲之縞素，旦夕哭泣甚哀，已而婚于盧氏，然爲怨鬼所祟，竟以猜忌出其妻，至于三娶，莫不如是。杜甫少年行有云，

「黃衫年少宜來數，不見堂前東逝波，」謂此也。又有許堯佐作柳氏傳（見廣記四百八十五），記詩人韓翃得李生豔姬柳氏，會安祿山反，因寄柳于法靈寺而自爲淄青節度使書記，亂平復來，則柳已爲蕃將沙叱利所取，淄青諸將中有俠士許處侯者，劫以還翃。其事又見於孟棨本事詩，蓋亦實錄矣。他如柳程（廣記二百七十五上清傳）薛調（又四百八十六無雙傳）皇甫枚（又四百九十一非煙傳）房千里（同上楊娼傳）等，亦皆有造作。而杜光庭之虬髯客傳（見廣記一百九十三）流傳乃獨廣，光庭爲蜀道士，事王衍，多所著述，大抵誕謾，此傳則記楊素妓人之執紅拂者識李靖于布衣時，相約遁去，道中又逢虬髯客，知其不凡，推資財，授兵法，令佐太宗興唐，而自率海賊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爲王云。後世樂此故事，至作畫圖，謂之三俠；在曲則明凌初成有虬髯翁，張鳳翼張太和皆有紅拂記。

上來所舉之外，尙有不知作者之李衛公別傳，李林甫外傳，郭湜之高力士外傳，姚汝能之安祿山事迹等，惟著述本意，或在顯揚幽隱，非爲傳奇，特以行文枝蔓，或

拾事瑣屑，故後人亦每以小說視之。

第十篇 唐之傳奇集及雜俎

造傳奇之文，會萃爲一集者，在唐代多有，而煊赫莫如牛僧孺之玄怪錄。僧孺字思黯，本隴西狄道人，居宛葉間，元和初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條指失政，鯁計不避宰相，至考官皆調去，僧孺則調伊闕尉，穆宗即位，漸至御史中丞，後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宗時累貶循州長史，宣宗立，乃召還爲太子少師，大中二年卒，贈太尉，年六十九（七八〇—八四八），諡曰文簡，有傳在兩唐書。僧孺性堅僻，而頗嗜志怪，所撰玄怪錄十卷，今已佚，然太平廣記所引尙三十三篇，可以攷見大概。其文雖與他傳奇無甚異，而時時示人以出於造作，不求見信；蓋李公佐李朝威輩，僅在顯揚筆妙，故尙不肯言事狀之虛，至僧孺乃並欲以構想之幻自見，因故示其詭設之迹矣。元無有即其一例：

寶應中，有元無有，常以仲春末獨行維揚郊野。值日晚，風雨大至，時兵荒後，人戶多逃，遂入路旁空莊。須臾霽止，斜月方出，無有坐北窗，忽聞西廊有行人聲，未幾見月中有四人，衣冠皆異，相與談諧吟詠甚暢，乃云，「今夕如秋，風月若此，吾輩豈得不爲一言，以展平生之事也？」……吟詠既朗，無有聽之具悉。其一衣冠長人即先吟曰，「齊紈魯縞如霜雪，寒亮高聲予所發。」其二黑衣冠短陋人詩曰，「嘉賓良會清夜時，熄煌燈燭我能持。」其三故弊黃衣冠人，亦短陋，詩曰，「清冷之泉候朝汲，桑綆相牽常出入。」其四故黑衣冠人詩曰，「爨薪貯泉相煎熬，充他口腹我爲勞。」無有亦不以四人爲異；四人亦不虞無有之在堂隍也，遞相褒賞，觀其自負，則雖阮嗣宗詠懷，亦若不能加矣。四人遲明乃歸舊所；無有就尋之，堂中惟有故杵燈臺水桶破鐺；乃知四人即此物所爲也。（廣記三百六十九）

牛僧孺在朝，與李德裕各立門戶，爲黨爭，以其好作小說，李之門客衛瓘遂託僧

儒名撰周秦行紀以誣之。記言自以舉進士落第將歸宛葉，經伊闕鳴皋山下，因暮失道，遂止薄太后廟中，與漢唐妃嬪燕飲。太后問今天子爲誰？則對曰，「今皇帝先帝長子。」太真笑曰，「沈婆兒作天子也。大奇！」復賦詩，終以昭君侍寢，至明別去，「竟不知其何如」（詳見廣記四百八十九）。德裕因作論，謂僧儒姓應圖識，玄怪錄又多造隱語，意在惑民，周秦行紀則以身與后妃冥遇，欲證其身非人臣相，「及至戲德宗爲沈婆兒，以代宗皇后爲沈婆，令人骨戰，可謂無禮於其君甚矣！」作逆若非當代，必在子孫，故「須以『太牢』少長咸置於法，則刑罰中而社稷安」也（詳見李衛公外集四）。自來假小說以排陷人，此爲最怪，願當時說亦不行。惟僧儒既有才名，又歷高位，其所著作，世遂盛傳，而摹擬者亦不尠，李復言有續玄怪錄十卷，「分仙術感應二門」，薛漁思有河東記三卷，「亦記譎怪事，序云續牛僧孺之書」；（皆見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十三）又有撰宣室志十卷，以記仙鬼靈異事迹者，曰張讀字聖朋，則張鷟之裔而牛僧孺之外孫也（見唐書張鷟傳），後來亦疑爲「少而習見，

故沿其流波」清四庫提要子部小說家類三云。

他如武功人蘇鶚有杜陽雜編，記唐世故事，而多誇遠方珍異，參寥子高彥休有唐闕史，雖間有實錄，而亦言見夢升仙，故皆傳奇，但稍遷變。至于康駢劇談錄之漸多世務，孫棨北里志之專叙狹邪，范攄雲溪友議之特重歌詠，雖若彌近人情，遠于靈怪，然選事則新穎，行文則逶迤，固仍以傳奇爲骨者也。迨裴鏘著書，徑稱傳奇，則盛述神仙怪譎之事，又多崇飾，以惑觀者。鏘爲淮南節度副大使高駢從事，駢後失志，尤好神仙，卒以叛死，則此或當時諛導之作，非由本懷。聶隱娘勝妙手空空兒事即出此書（文見唐記一百九十四），明人取以入偽作之段成式劍俠傳，流傳遂廣，迄今猶爲所謂文人者所樂道也。

段成式字柯古，齊州臨淄人，宰相文昌子也，以蔭爲校書郎，累遷至吉州刺史，大中中歸京，仕至太常少卿，咸通四年（八六三）六月卒，新唐書附見段志玄傳末（餘見西陽雜俎及南楚新聞）。成式家多奇篇秘籍，博學彊記，尤深於佛書，而少好畧

獵，亦早有文名，詞句多奧博，世所珍異，其小說有廬陵官下記二卷，今佚；西陽雜俎二十卷凡三十篇，今具在，并有續集十卷：卷一篇，或錄秘書，或叙異事，仙佛人鬼以至動植，彌不畢載，以類相聚，有如類書，雖源或出於張華博物志，而在唐時，則猶之獨徧之作矣。每篇各有題目，亦殊隱僻，如紀道術者曰壺史，鈔釋典者曰貝編，述喪葬者曰尸窆，志怪異者曰諾皋記，而抉擇記叙，亦多古豔穎異，足副其目也。

夏啟爲東明公，文王爲西明公，邵公爲南明公，季札爲北明公，四時主四方鬼。至忠至孝之人，命終皆爲地下主者，一百四十年，乃授下仙之數，授以大道。有上聖之德，命終受三官書，爲地下主者，一千年乃轉三官之五帝，復一千四百年方得游行太清，爲九宮之中仙。（卷二玉格）

始生天者五相，一光覆身而無衣，二見物生希有心，三弱顏，四疑，五怖。

（卷三貝編）

國初僧玄奘往五印取經，西域敬之。成式見倭國僧金剛三昧，言嘗至中天寺，寺中多畫玄奘麻屨及匙筯，以綵雲乘之，蓋西域所無者，每至齋日，輒膜拜焉。（同上）

天翁姓張，名堅，字刺渴，漁陽人，少不羈，無所拘忌。常張羅得一白雀，愛而養之，夢劉天翁責怒，每欲殺之，白雀輒以報堅，堅設諸方待之，終莫能害。天翁遂下觀之，堅盛設賓主，乃竊騎天翁車，乘白龍，振策登天，天翁乘餘龍追之，不及。堅既到玄宮，易百官，杜塞北門，封白雀爲上卿侯，改白雀之胤不產於下土。劉翁失治，徘徊五岳作災，堅患之，以劉翁爲太山太守，主生死之籍。（卷十四諸臯記）

大歷中，有士人莊在渭南，遇疾卒於京，妻柳氏因莊居。……士人祥齋日，暮，柳氏露坐逐涼，有胡蜂遠其首面，柳氏以扇擊墮地，乃胡桃也。柳氏遽取，翫之掌中；遂長，初如拳，如碗，驚顧之際，已如盤矣，曝然分爲兩扇，

空中輪轉，聲如分蜂，忽合於柳氏首。柳氏碎首，齒著於樹。其物因飛去，竟不知何怪也。（同上）

又有聚文身之事者曰黥，述養鷹之法者曰肉撥部，續集則有貶誤以收攷證，有寺塔記以志伽藍，所涉既廣，遂多珍異，爲世愛翫，與傳奇並驅爭先矣。

成式能詩，幽澀繁縟如他著述，時有祁人溫庭筠字飛卿，河內李商隱字義山亦俱用是和夸，號「三十六體」。溫庭筠亦有小說三卷曰乾闥子，遺文見於廣記，僅錄事略，簡率無可觀，與其詩賦之豔麗者不類。李於小說無聞，今有義山雜纂一卷，新唐志不著錄，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十一）以爲商隱作，書皆集俚俗常談鄙事，以類相從，雖止于瑣綴，而頗亦穿世務之幽隱，蓋不特聊資笑噱而已。

殺風景

松下喝道 看花淚下 苔上鋪席 斫却垂楊 花下晒裋 遊春重載 石筍繫馬
月下把火 步行將軍 背山起樓 果園種菜 花架下養鷄鴨

惡模樣

作客與人相爭罵……做客踏翻臺桌……對丈人文母唱豔曲嚼殘魚肉

歸盤上對衆倒臥橫筋在羹碗上

十誠

不得飲酒至醉 不得暗黑處驚人 不得陰損於人 不得獨入寡婦人房 不得開人家書 不得戲取物不令人知 不得暗黑獨自行 不得與無賴子弟往還 不得借人物用了經旬不還（原缺一則）

中和年間有李就今字衰求，爲臨晉令，亦號義山，能詩，初舉時恒遊倡家，見孫棨北里志，則雜纂之作，或出此人，未必定屬商隱，然他無顯證，未能定也。後亦時有仿作者，宋有續，稱王君玉，有再續，稱蘇東坡，明有三續，爲黃允文。

第十一篇 宋之志怪及傳奇文

宋既平一字內，收諸國圖籍，而降王臣佐多海內名士，或宣怨言，遂盡招之館閣，厚其廩餼，使修書，成太平御覽文苑英華各一千卷；又以野史傳記小說諸家成書五百卷，目錄十卷，是爲太平廣記，以太平興國二年（九七七）三月奉詔撰集，次年八月書成表進，八月奉敕送史館，六年正月奉旨雕印板（據宋會要及進書表），後以言者謂非後學所急，乃收版貯太清樓，故宋人反多未見。廣記採撫宏富，用書至三百四十四種，自漢晉至五代之小說家言，本書今已散亡者，往往賴以考見，且分類纂輯，得五十五部，視每部卷帙之多寡，亦可知晉唐小說所叙，何者爲多，蓋不特稗說之淵海，且爲文心之統計矣。今舉較多之部於下，其末有雜傳記九卷，則唐人傳奇文也。

神仙五十五卷

女仙十五卷

異僧十二卷

報應三十三卷

徵應(休咎也)十一卷

定數十五卷

夢七卷

神二十五卷

鬼四十卷

妖怪九卷

精怪六卷

再生十二卷

龍八卷

虎八卷

狐九卷

太平廣記以李昉監修，同修者十二人，中有徐鉉，有吳淑，皆嘗爲小說，今俱傳。鉉字鼎臣，揚州廣陵人，南唐翰林學士，從李煜入宋，官至直學士院給事中散騎常侍，淳化二年坐累謫靜難行軍司馬，中寒卒于貶所，年七十六(九一六—九九二)，事詳宋史文苑傳。鉉在唐時，已作志怪，歷二十年成稽神錄六卷，僅一百五十事，比修廣記，甚希收采而不敢自專，使宋白問李昉，昉曰，「詎有徐率更言無稽者！」遂得見收。然其文平實簡率，既失六朝志怪之古質，復無唐人傳奇之纏綿，當宋之初，志怪又欲以「可信」見長，而此道於是不復振也。

廣陵有王姥，病數日，忽謂其子曰，「我死，必生西溪浩氏爲牛，子當贖之，而我腹下有『王』字是也。」頃之遂卒。其西溪者，海陵之西地名也；其民浩氏，生牛，腹有白毛成「王」字。其子尋而得之，以束帛贖之以歸。（卷二）
瓜村有漁人，妻得勞瘁疾，轉相傳染，死者數人。或云：取病者生釘棺中，棄之，其病可絕。頃之，其女病，即生釘棺中，流之於江，至金山，有漁人見而異之，引之至岸，開視之，見女子猶活，因取置漁舍中，多得鰻鯪魚以食之，久之病愈，遂爲漁人之妻，至今尙無恙。（卷三）

吳淑，徐鉉壻也，字正儀，潤州丹陽人，少而俊爽，敏于屬文，在南唐舉進士，以校書郎直內史，從李煜歸宋，仕至職方員外郎，咸平五年卒，年五十六（九四七—一〇〇二），亦見宋史文苑傳。所著江淮異人錄三卷，今有從永樂大典輯成本，凡二十五人，皆傳當時俠客術士及道流，行事大率詭怪。唐段成式作酉陽雜俎，已有盜俠一篇，叙怪民奇異事，然僅九人，至蒼萃諸詭幻人物，著爲專書者，實始于吳淑，明

人鈔廣記僞作劍俠傳又揚其波，而乘空飛劍之說日熾，至今尙不衰。

成幼文爲洪州錄事參軍，所居臨通衢而有牕。一日坐牕下，時雨霽泥濘而微有路，見一小兒賣鞋，狀甚貧窶，有一惡少年與兒相遇，絀鞋墜泥中。小兒哭求其價，少年叱之不與。兒曰，「吾家且未有食，待賣鞋營食，而悉爲所汙。」有書生過，憫之，爲償其值。少年怒曰，「兒就我求食，汝何預焉？」因辱罵之。生甚有愠色；成嘉其義，召之與語，大奇之，因留之宿。夜共話，成暫入內，及復出，則失書生矣，外戶皆閉，求之不得，少頃復至前曰，「旦來惡子，吾不能容，已斷其首。」乃擲之於地。成驚曰，「此人誠忤君子，然斷人之首，流血在地，豈不見累乎？」書生曰，「無苦。」乃出少藥，傅於頭上，摔其髮摩之，皆化爲水，因謂成曰，「無以奉報，願以此術授君。」成曰，「某非方外之士不敢奉教。」書生於是長揖而去，重門皆鎖閉，而失所在。

宋代雖云崇儒，並容釋道，而信仰本根，夙在巫鬼，故徐鉉吳淑而後，仍多變怪

繼應之談，張君房之乘異記（咸平元年序），張師正之括異志，聶田之祖異志（康定元年序），秦再思之洛中紀異，畢仲詢之幕府燕閒錄（元豐初作），皆其類也。迨徽宗惑于道士林靈素，篤信神仙，自號「道君」，而天下大奉道法。至于南遷，此風未改，高宗退居南內，亦愛神仙幻誕之書，時則有知興國軍歷陽郭象字次象作睽車志五卷，翰林學士鄱陽洪邁字景盧作夷堅志四百二十卷，似皆嘗呈進以供上覽。諸書大都偏重事狀，少所鋪叙，與稽神錄略同，顧夷堅志獨以著者之名與卷帙之多稱於世。

洪邁幼而強記，博極羣書，然從二兄試博學宏詞科獨被黜，年五十始中第，爲敕令所刪定官。父皓曾忤秦檜，憾并及邁，遂出添差教授福州，累遷吏部郎兼禮部；嘗接伴金使，頗折之，旋爲報聘使，以爭朝見禮不屈，幾被抑留，還朝又以使金辱命論罷，尋起知泉州，又歷知吉州，贛州，婺州，建寧及紹興府，淳熙二年以端明殿學士致仕卒，年八十（一〇九六—一一七五），諡文敏，有傳在宋史。邁在朝敢于讜言，又廣見洽聞，多所著述，考訂辨證，並越常流，而夷堅志則爲晚年遺興之書，始刊于

紹興末，絕筆于淳熙初，十餘年中，凡成甲至癸二百卷，支甲至支癸三甲至三癸各一百卷，四甲四乙各十卷，卷帙之多，幾與太平廣記等，今惟甲至丁八十卷支甲至支戌五十卷三志若干卷，又摘鈔本五十卷及二十卷存。奇特之事，本緣希有見珍，而作者自序，乃甚以繁夥自囂，毫期急于成書，或以五十日作十卷，妄人因稍易舊說以投之，至有盈數卷者，亦不暇刪潤，徑以入錄（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十一云），蓋意在取盈，不能如本傳所言「極鬼神事物之變」也。惟所作小序三十一篇，什九「各出新意，不相複重」，趙與峕嘗撮其大略入所著寶退錄（八），歎爲「不可及」，則于此書可謂知言者已。

傳奇之文，亦有作者：今說爲唐人作之綠珠傳一卷，楊太真外傳二卷，即宋樂史之撰也，宋志又有滕王外傳李白外傳許邁傳各一卷，今俱不傳。史字子正，撫州宜黃人，自南唐入宋爲著作佐郎，出知陵州，以獻賦召爲三館編修，又累獻所著書共四百二十餘卷，皆記叙科第孝弟神仙之事者，遷著作郎，直史館，轉太常博士，出知舒

州，知黃州，又知商州，復職後再入文館，掌西京勸學司，賜金紫，景德四年卒，年七十八（九三〇—一〇〇七），事詳宋史樂黃目傳首。史又長于地理，有太平寰宇記二百卷，徵引羣書至百餘種，而時雜以小說家言，至綠珠太真二傳，本蒼萃稗史成文，則又參以輿地志語；篇末垂誠，亦如唐人，而增其嚴冷，則宋人積習如是也，于綠珠傳最明白：

……趙王倫亂常，孫秀使人求綠珠，……崇勃然曰，「他無所愛，綠珠不可得也！」秀自是譖倫族之。收兵忽至，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獲罪。」綠珠泣曰，「願效死于君前！」于是墜樓而死。崇棄東市。後人名其樓曰綠珠樓。樓在步康里，近狄泉；泉在正城之東。綠珠有弟子宋緯，有國色，善吹笛，後入宋明帝宮中。今白州有一派水，自雙角山出，合容州江，呼爲綠珠江，亦猶歸州有昭君村昭君場，吳有西施谷脂粉塘，蓋取美人出處爲名。又有綠珠井，在雙角山下，故老傳云，汲此井飲者，誕女必多美麗，里間有識者以美色無益于

時，因以巨石鎮之，爾後有產女端妍者，七竅四肢多不完具。異哉，山水使之然！……

……其後詩人題歌舞妓者，皆以綠珠爲名。……其故何哉？蓋一婢子，不知書，而能感主恩，憤不顧身，志烈懷懷，誠足使後人仰慕歌詠也。至有享厚祿，盜高位，亡仁義之性，多反覆之情，暮四朝三，唯利是視，節操反不若一婦人，豈不愧哉？今爲此傳，非徒述美麗，窒禍源，且欲懲戒辜恩負義之類也。……

其後有亳州譙人秦醇字子復（一作子履），亦撰傳奇，今存四篇，見于北宋劉斧所編之青瑣高議前集及別集。其文頗欲規撫唐人，然辭意皆蕪劣，惟偶見一二好語，點綴其間；又大抵託之古事，不敢及近，則仍由士習拘謹之所致矣，故樂史亦如此。一曰趙飛燕別傳，序云得之李家墻角破篋中，記趙后入宮至自縊，復以冥報化爲大鼃事；文中有「蘭湯灑灑，昭儀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語，明人遂或繫節詫爲真

古籍，與今人爲楊慎僞造之漢雜事秘辛所惑正同，所謂漢伶玄撰之飛燕外傳亦此類，但文辭殊勝而已。二曰驪山記，三曰溫泉記，言張僉不第還蜀，于驪山下就故老問楊妃逸事，故老爲具道；他日僉再經驪山，遇楊妃遺使相召，問人間事，且賜浴，明日敕吏引還，則驚起如夢覺，乃題詩于驛，後步野外，有牧童送酬和詩，云是前日一婦人之所託也。四曰譚意歌傳，則爲當時故事：意歌本良家子，流落長沙爲倡，與汝州民張正者相悅，婚約甚堅，而正迫于母命，竟別娶；越三年妻歿，適有客來自長沙，責正負義，且述意歌之賢，遂迎以歸，後其子成進士。意歌「終身爲命婦，夫妻偕老，子孫繁茂」，蓋襲蔣防之霍小玉傳，而結以「團圓」者也。

不知何人作者有大業拾遺記二卷，題唐顏師古撰，亦名隋遺錄。跋言會昌年間得于上元瓦棺寺閣上，本名南部烟花錄，乃隋書遺稿，惜多缺落，因補以傳；末無名，蓋與造本文者出一手。記起于煬帝將幸江都，命麻叔謀開河，次及塗中諸縱恣事，復造迷樓，怠荒于內，時之人望，乃歸唐公，字文化及將謀亂，因請放官奴分直上下，

詔許之，「是有焚草之變」。其敘述頗陵亂，多失實，而文筆明麗，情致亦時有綽約可觀覽者。

……長安貢御車女袁寶兒，年十五，腰肢纖隨，駿冶多態，帝寵愛之特厚。時洛陽進合蒂迎顰花，云得之嵩山塢中，人不知名，採者異而貢之。……帝命寶兒持之，號曰「司花女」。時虞世南草征遼指揮德音敕于帝側，寶兒注視久之。帝謂世南曰，「昔傳飛燕可掌上舞，朕常謂儒生飾于文字，豈人能若是乎？及今得寶兒，方昭前事；然多憨態，今注目于卿，卿才人，可使嘲之！」世南應詔爲絕句曰，「學畫鴉黃半未成，垂肩彈袖太憨生，緣憨却得君王惜：長把花枝傍顰行。」帝大悅。……

……帝昏溺滋深，往往爲妖祟所惑，嘗游吳公宅鷄臺，恍惚間與陳後主相遇。……舞女數十許，羅侍左右，中一人迴美，帝屢目之。後主云，「殿下不識此人耶？卽麗華也。每憶桃葉山前乘戰艦與此子北渡，爾時麗華最恨方倚臨

春閣試東郭競紫毫筆書小研紅綃作答江令「璧月」句，詩詞未終，見韓擒虎躍青驄駒擁萬甲直來銜人，都不存去就，便至今日。」俄以綠文測海蠶酌紅梁新醞勸帝，帝飲之甚歡，因請麗華舞「玉樹後庭花」，麗華辭以拋擲歲久，自井中出來，腰肢依拒，無復往時姿態，帝再三索之，乃徐起終一曲。後主問帝，「蕭妃何如此人？」帝曰，「春蘭秋菊，各一時之秀也。」……

又有開河記一卷，敘麻叔謀奉隋煬帝詔開河，虐民掘墓，納賄，食小兒，事發遂誅死；迷樓記一卷，敘煬帝晚年荒恣，因王義切諫，獨居二日，以爲不樂，復入宮，後聞童謠，自識運盡；海山記二卷，則始自降生，次及與土木，見妖鬼，幸江都，詢王義，以至遇害，無不具記。三書與隋遺錄相類，而敘述加詳，廟時雜俚語，文采遜矣。海山記已見于青瑣高議中，自是北宋人作，餘當亦同，今本有題唐韓偓撰者，明人妄增之。帝王縱恣，世人所不欲遭而所樂道，唐人喜言明皇，宋則益以隋煬，明羅貫中復撰集爲隋唐志傳，清人獲又增改以爲隋唐演義。

梅妃傳一卷亦無撰人，蓋見當時圖書有把梅美人號梅妃者，泛言唐明皇時人，因造此傳，謂爲江氏名采蘋，入宮因太真妬復見放，值祿山之亂，死于兵。有跋，略謂傳是大中二年所寫，在萬卷朱遵度家，今惟葉少蘊與予得之；末不署名，蓋亦即撰本文者，自云與葉夢得同時，則南渡前後之作矣。今本或題唐曹鄴撰，亦明人妄增之。

第十二篇 宋之話本

宋一代文人之爲志怪，既平實而乏文彩，其傳奇，又多託往事而避近聞，擬古且遠不逮，更無獨創之可言矣。然在市井間，則別有藝文興起，即以俚語著書，敘述故事，謂之「平話」，即今所謂「白話小說」者是也。

然用白話作書者，實不始于宋。清光緒中，燉煌千佛洞之藏經始顯露，大抵運入英法，中國亦拾其餘藏京師圖書館；書爲宋初所藏，多佛經，而內有俗文體之故事數種，蓋唐末五代人鈔，如唐太宗入冥記，孝子董永傳，秋胡小說則在倫敦博物館，伍員入吳故事則在中國某氏，惜未能目覩，無以知其與後來小說之關係。以意度之，則俗文之興，當出二端，一爲娛心，一爲勸善，而尤以勸善爲大宗，故上列諸書，多關懲勸，京師圖書館所藏，亦尙有俗文維摩法華等經及釋迦八相成道記目連入地獄故事

也。

唐太宗入冥記首尾並闕，中間僅存，蓋記太宗殺建成元言，生魂被勘事者；諱其本朝之過，始盛于宋，此雖關涉太宗，故當仍爲唐人之作也，文略如下：

……判官慄惡，不敢道名字。」帝曰，「卿近前來。」輕道，「姓崔，名子玉。」朕當識。」言訖，使入引皇帝至院門，使人奏曰，「伏惟陛下且立在此，容臣入報判官速來。」言訖，使者到廳拜了，「啓判官：奉大王處，太宗是生魂到，領判官推勘，見在門外，未敢引。」判官聞言，驚忙起立，……宋有梁公九諫一卷（在士禮居叢書中），文亦朴陋如前記，書敘武后廢太子爲廬陵王，而欲傳位于姪武三思，經狄仁傑極諫者九，武后始感悟，召還復立爲太子。卷首有范仲淹唐相梁公碑文，乃貶守番禺時作，則書出當在明道二年（一〇三三）以後矣。

第六諫

則天睡至三更，又得一夢，夢與大羅天女對手着棋，局中有子，旋被打將，頻輸天女，忽然驚覺。來日受朝，問諸大臣，其夢如何？狄相奏曰，「臣圓此夢，于國不祥。陛下夢與大羅天女對手着棋，局中有子，旋被打將，頻輸天女：蓋謂局中有子，不得其位，旋被打將，失其所主。今太子廬陵王貶房州千里，是謂局中有子，不得其位，遂感此夢。臣願東宮之位，速立廬陵王爲儲君，若立武三思，終當不得！」

然據現存宋人通俗小說觀之，則與唐末之主勸懲者稍殊，而實出于雜劇中之「說話」。說話者，謂口說古今驚聽之事，蓋唐時亦已有之，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四）「誤篇」有云，「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觀雜戲，有市人小說，呼扁鵲作「扁鵲」字，上聲。……」李商隱驕兒詩（集一）亦云，「或詭張飛胡，或笑鄧艾吃。」似當時已有說三國故事者，然未詳。宋都汴，民物康阜，游樂之事甚多，市井間有雜伎藝，其中有「說話」，執此業者曰「說話人」。說話人又有專家，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五）嘗

舉其目，曰小說，曰合生，曰說諢話，曰說三分，曰說五代史。南渡以後，此風未改，據吳自牧（夢粱錄二十）所記載，則有四科如下：

說話者，謂之舌辨，雖有四家數，各有門庭：

且「小說」，名「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公案撲刀扞棒發跡變態之事……

談論古今，如水之流。

「談經」者，謂演說佛書。「說參講」者，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又有「說諢經」者……

「講史書」者，謂講說通鑑漢唐歷代書史文傳興廢戰爭之事。

「合生」，與起今隨今相似，各占一事也。

灌園耐得翁（都城紀勝）述臨安盛事，亦謂說話有四家，曰小說，曰說經說參，曰說史，曰合生，而分小說爲三類，即「一者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皆是搏拳提刀扞棒及發跡變態之事；說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是也。周密之書（武林舊

事六），叙四科又略異，曰演史，曰說經譚經，曰小說，曰說譚話，無合生；且謂小說有雄辯社（卷三），則其時說話人不惟各守家數，且有集會以磨鍊其技藝者矣。

說話之事，雖在說話人各運匠心，隨時生發，而仍有底本以作憑依，是爲「話本」。夢梁錄（二十）影戲條下云，「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大抵真假相半。」又小說講經史條下云，「蓋小說者，能講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捏合。」都城紀勝所說同，惟「捏合」作「提破」而已。是知講史之體，在歷叙史實而雜以虛辭，小說之體，在說一故事而立知結局，今所存五代史平話及通俗小說殘本，蓋即此二科話本之流，其體式正如此。

新編五代史平話者，講史之一，孟元老所謂「說五代史」之話本，此殆近之矣。其書梁唐晉漢周每代二卷，各以詩起，次入正文，又以詩終。惟梁史平話始子開闢，次略叙歷代興亡之事，立論頗奇，而亦雜以誕妄之因果說。

龍爭虎戰幾春秋，

五代梁唐晉漢周，

興廢風燈明滅裏，

易君變國若傳郵。

粵自鴻荒既判，風氣始開，伏義畫八卦而文籍生，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那時諸侯皆已順從，獨蚩尤共炎帝侵暴諸侯，不服王化。黃帝乃帥諸侯，興兵動衆，……遂殺死炎帝，活捉蚩尤，萬國平定。這黃帝做着個廝殺的頭腦，教天下後世習用干戈。……湯伐桀，武王伐紂，皆是以臣弑君，篡奪了夏殷的天。湯武不合做了這個樣子，後來周室衰微，諸侯強大，春秋之世二百四十年之間，臣弑其君的也有，子弑其父的也有。孔子聖人爲見三綱淪，九法斁，兼那直筆，做一卷書，喚做春秋，褒獎他善的，貶罰他惡的，故孟子道是「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只有漢高祖姓劉字季，他取秦始皇天下不用篡弑之謀，真個是：

手拿三尺龍泉劍，

奪却中原四百州。

劉季殺了項羽，立着國號曰漢，只因疑忌功臣，如韓王信彭越陳豨之徒，皆不

免族滅誅夷。這三個功臣抱屈啣冤，訴于天帝，天帝可憐見三個功臣無辜被戮，令他每三個托生做三個豪傑出來：韓信去曹家托生做着個曹操，彭越去孫家托生做着個孫權，陳繇去那宗室家托生做着個劉備。這三個分了他的天下，……三國各有史，道是三國志是也。……

于是更自晉及唐，以至黃巢變亂，朱氏立國，其下卷今闕，必當訖于梁亡矣。全書敘述，繁簡頗不同，大抵史上大事，即無發揮，一涉細故，便多增飾，狀以駢儷，證以詩歌，又雜諷詞，以博笑噱，如說黃巢下第，與朱溫等爲盜，將劫侯家莊馬評事時途中情景，卽其例也：

……黃巢道，「若去劫他時，不消賢弟下手，咱有桑門劍一口，是天賜黃巢的，咱將劍一指，看他甚人，也抵敵不住。」道罷便去，行過一個高嶺，名做懸刀峯，自行了半個日頭，方得下嶺。好座高嶺！是：根盤地角，頂接天涯，蒼蒼老檜拂長空，挺挺孤松侵碧漢，山雞共日雞齊鬪，天河與澗水接流，飛泉

飄雨脚廉纖，怪石與雲頭相軋。怎見得高？

幾年顛下一樵夫，至今未曾顛到底。

黃巢兄弟四人過了這座高嶺，望見那侯家莊。好座莊舍！但見：石惹閑雲，山連溪水，堤邊垂柳，弄風裊裊拂溪橋，路畔閑花，映日叢叢遮野渡。那四個兄弟望見莊舍遠不出五里田地，天色正晡，同入個樹林中彈了，待晚西却行到那馬家門首去。……

京本通俗小說不知本幾卷，今存卷十至十六，每卷一篇，曰碾玉觀音，曰菩薩蠻，曰西山一窟鬼，曰志誠張主管，曰拗相公，曰錯斬崔寧，曰馮玉梅團圓等，每篇各具首尾，傾刻可了，與吳自牧所記正同。其取材多在近時，或採之他種說部，主在娛心，而難以懲勸。體製則什九先以閒話或他事，後乃綴合，以入正文。如碾玉觀音因欲叙咸安郡王游春，則輒舉春詞至十餘首：

山色晴嵐景物佳，煖烘回雁起平沙，東郊漸覺花供眼，南陌依稀草吐芽。

堤上柳，未藏鴉，尋芳趁步到山家，隴頭幾樹紅梅落，紅杏枝頭未着花。

這首「鷓鴣天」說孟春景致，原來又不如仲春詞做得好：

.....

這三首詞，都不如王荊公看見花瓣兒片片風吹下地來，原來這春歸去是東風斷送的。有詩道：

春日春風有時好，

春日春風有時惡，

不得春風花不開，

花開又被風吹落。

蘇東坡道，不是東風斷送春歸去，是春雨斷送春歸去。有詩道：

雨前初見花間蕊，

雨後全無葉底花，

蜂蝶紛紛過牆去，

却疑春色在鄰家。

秦少游道，也不干風事，也不干雨事，是柳絮飄將春色去。有詩道：

三月柳花輕復散，

飄颻澹蕩送春歸，

此花本是無情物，

一向東飛一向西。

.....

王岩叟道，也不干風事，也不干雨事，也不干柳絮事，也不干胡蝶事，也不干黃鶯事，也不干杜鵑事，也不干燕子事，是九十日春光已過春歸去。曾有詩道：

怨風怨雨兩俱非，

風雨不來春亦歸，

腮邊紅褪青梅小，

口角黃消乳燕飛，

蜀魄健啼花影去，

吳鴛強食柘桑稀，

直憺春歸無覓處，

江湖辜負一蓑衣。

說話的因甚說這春歸詞？紹興年間，行在有個關西延州延安府人，本身是三鎮節度使咸安郡王，當時怕春歸去，將帶着許多鈞眷游春，……

此種引首，與講史之先敍天地開闢者略異，大抵詩詞之外，亦用故實，或取相類，或

取不同，而多爲時事。取不同者由反入正，取相類者較有淺深，忽而相牽，轉入本事，故敘述方始，而主意已明，耐得翁之所謂「提破」，吳自牧之所謂「捏合」，殆指此矣。凡其上半，謂之「得勝頭迴」，頭迴猶云前回，聽說話者多軍民，故冠以吉語曰得勝，非因進講宮中，因有此名也。至于文式，則與五代史平話之鋪敘瑣事處頗相似，然較詳。西山一窟鬼述吳秀才一爲鬼誘，至所遇無一非鬼，蓋本之鬼董（四）之樊生，而描寫委曲瑣細，則雖明清演義亦無以過之，如其記訂婚之始云：

……開學堂後，有一年之上，也罪過，那街上人家都把孩兒們來與它教訓，頗有些趑足。當日正在學堂裏教書，只聽得青布簾兒上鈴聲響，走將一個人入來。吳教授看那入來的人：不是別人，却是十年前搬去的隣舍王婆。原來那婆子是個「撮合山」，專靠做媒爲生。吳教授相揖罷，道，「多時不見。而今婆子在那里住？」婆子道，「只道教授忘了老媳婦，如今老媳婦在錢塘門裏沿城住。」教授問「婆婆高壽？」婆子道，「老媳婦夫馬之年七十有五。教授青春

多少？」教授道，「小子二十有二。」婆子道，「教授方纔二十有二，却像三十以上人，想教授每日價費多少心神；據我媳婦愚見，也少不得一個小娘子相伴。」教授道，「我這裏也幾次問人來，却沒這般頭腦。」婆子道，「這個『不是冤家不聚會。』好教官人得知，却有一頭好親在這裏，一千貫錢房計，帶一個從嫁，又好人材，却有一床樂器都會，又寫得算得，又是啍嚙大官府第出身，只要嫁個讀書官人。教授却是要也不？」教授聽得說罷，喜從天降，笑逐顏開，道，「若還真個有這人時，可知好哩！只是這個小娘子如今在那裏？」……

南宋亡，雜劇消歇，說話遂不復行，然話本蓋頗有存者，後人目染，仿以爲書，雖已非口談，而猶存軀體，小說者流有拍案驚奇醉醒石之屬，講史者流有列國演義隋唐演義之屬，惟世間于此二科，漸不復知所嚴別，遂俱以「小說」爲通名。

第十三篇

宋元之擬話本

說話既盛行，則當時若干著作，自亦蒙話本之影響。北宋時，劉斧秀才雜輯古今稗說爲青瑣高議及青瑣摭遺，文辭雖拙俗，然尙非話本，而文題之下，已各係以七言，如

流紅記（紅葉題詩娶韓氏）

趙飛燕外傳（別傳叙飛燕本末）

韓魏公（不罪碎盞燒鬚人）

王榭（風濤飄入烏衣國）

等，皆一題一解，甚類元人劇本結末之「題目」與「正名」，因疑汴京說話標題，體裁或亦如是，習俗浸潤，乃及文章。至於全體被其變易者，則今尙有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及大宋宣和遺事二書流傳，皆首尾與詩相始終，中間以詩詞爲點綴，辭句多俚，頗與話本又不同，近講史而非口談，似小說而無捏合。錢曾于宣和遺事，則並燈花婆

婆等十五種並謂之「詞話」(也是圖書目十)，以其有詞有話也，然其間之錯斬崔寧馮玉梅團圓兩種，亦見京本通俗小說中，本說話之一科，傳自專家，談吐如流，通篇相稱，殊非宜和遺事等所能企及。蓋宜和遺事雖亦有詞有說，而非全出於說話人，乃由作者掇拾故書，益以小說，補綴聯屬，勉成一書，故形式僅存，而精采遂遜，文辭又多非己出，不足以云創作也。取經記尤苟簡。惟說話消亡，而話本終蛻爲著作，則又賴此等爲其樞紐而已。

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三卷，舊本在日本，又有一小本曰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內容悉同，卷尾一行云「中瓦子張家印」，張家爲宋時臨安書鋪，世因以爲宋刊，然逮於元朝，張家或亦無恙，則此書或爲元人撰，未可知矣。三卷分十七章，今所見小說之分章同者始此；每章必有詩，故曰詩話。首章兩本俱闕，次章則記玄奘等之遇猴行者。

僧行六人，當日起行。……偶於一日午時，見一白衣秀才，從正東而來，便揖和尚，「萬福萬福！和尚今往何處，莫不是再往西天取經否？」法師合掌曰，「貧道奉敕，爲東土衆生未有佛教，是取經也。」秀才曰，「和尚生前兩迴去取經，中路遭難，此迴若去，千死萬死！」法師云，「你如何得知？」秀才曰，「我不是別人，我是花果山紫雲洞八萬四千銅頭鐵額彌猴王。我今來助和尚取經，此去百萬程途，經過三十六國，多有禍難之處。」法師應曰，「果得如此，三世有緣，東土衆生，獲大利益。」當便改呼爲猴行者。僧行七人次日同行，左右伏事。猴行者因留詩曰：

百萬程途向那邊，

今來佐助大師前，

一心祝願逢真教，

同往西天雞足山。

三藏法師詩答曰：

此日前生有宿緣，

今朝果遇大明仙，

前途若到妖魔處，

望顯神通鎮佛前。

於是藉行者神通，偕入大梵天王宮，法師講經已，得賜「隱形帽」一頂，金銀錫杖一條，鉢盂一隻，三件齊全，「復反下界，經香林寺，履大蛇嶺九龍池諸危地，俱以行者法力，安穩進行；又得深沙神身化金橋，渡越大水，出鬼子母國女人國而達王母池處，法師欲桃，命猴行者往竊之。」

入王母池之處第十一

……法師曰，「願今日蟠桃結實，可儉三五個喫。」猴行者曰，「我因八百歲時儉喫十顆，被王母捉下，左肋判八百，右肋判三千鐵棒，配在花果山紫雲洞，至今肋下尙痛，我今定是不敢儉喫也。」……前去之間，忽見石壁高岑萬丈，又見一石盤，闊四五里地，又有兩池，方廣數十里，瀾瀾萬丈，鴉鳥不飛。七人纔坐，正歇之次，舉頭遙望，萬丈石壁之中，有數株桃樹，森森蒼翠，上接青天，枝葉茂濃，下浸池水。……行者曰，「樹上今有十餘顆，爲地

神專在彼處守定，無路可去偷取。」師曰，「你神通廣大，去必無妨。」說由未了，擲下三顆蟠桃入池中去，師甚敬惶，問此落者是何物？答曰，「師不要敬，此是蟠桃正熟，擲下水中也。」師曰，「可去尋取來喫！」……

行者以杖擊石，先後現二童子，一云三千歲，一五千歲，皆揮去，

……又敲數下，偶然一孩兒出來，問曰，「你年多少？」答曰，「七千歲。」行者放下金鑲杖，叫取孩兒入手中，問和尙你喫否？和尙聞語，心敬便走。被行者手中旋數下，孩兒化成一枝乳棗。當時吞入腹中，後歸東土唐朝，遂吐出於西川，至今此地中生人參是也。空中見有一人，遂吟詩曰：

花果山中一子才，

小年曾此作場乖，

而今耳熱空中見，

前次偷桃客又來。

七是竟達天竺，求得經文五千四百卷，而闕多心經，回至香林寺，始由定光佛見授。由人既歸，則皇帝郊迎，諸州奉法，至七月十五日正午，天宮乃降採蓮缸，法師乘

之，向西仙去；後太宗復封猴行者爲銅筋鐵骨大聖云。

大宋宣和遺事世多以爲宋人作，而文中有呂省元宣和講篇及南儒詠史詩，省元南儒皆元代語，則其書或出於元人，抑宋人舊本，而元時又有增益，皆不可知，口吻有大類宋人者，則以鈔撮舊籍而然，非著者之本語也。書分前後二集，始於稱述堯舜而終以高宗之定都臨安，案年演述，體裁甚似講史。惟節錄成書，未加融會，故先後文體，致爲參差，灼然可見其剽取之書當有十種。前集先言歷代帝王荒淫之失者其一，蓋猶宋人講史之開篇；次述王安石變法之禍者其二，亦北宋末士論之常套；次述安石引蔡京入朝至童貫蔡攸巡邊者其三。首一爲語體，次二爲文言而並雜以詩，如叙宣和七年兇兆云：

……十二月，有天神降仲寧殿；修神保觀。神保觀者，乃二郎神也，都人素畏之。自春及夏，傾城男女皆負土以獻神，謂之「獻土」；又有村落人妝作鬼使，巡門催「納土」者，人物絡繹於道。徽宗乘輿往觀之，蔡京奏道，「獻土」納

「土」，皆非好話頭。」數日，降聖旨禁絕。詩曰：

道君好道事淫荒，
雅意求仙慕武皇，

納土讖言無用禁，
縱有佳讖國終亡。

其四，則爲梁山濼聚義本末，首述楊志賣刀殺人，晁蓋劫生日禮物，遂邀約二十人，同入太行山梁山濼落草，而宋江亦以殺閻婆惜出走，伏屋後九天玄女廟中，見官兵已退，出謝玄女，

……則見香案上一聲響亮，打一看時，有一卷文書在上。宋江纔展開看了，認得是個天書；又寫著三十六個姓名；又題著四句道：

破國因山木，
兵刀用水工，

一朝充將領，
海內聳威風。

宋江讀了，口中不說，心下思量：這四句分明是說了我裏姓名；又把開天書一卷，仔細看覷，見有三十六將的姓名。那三十六人道個甚底？

智多星吳加亮 玉麒麟李進義 青面獸楊志 混江龍李海 九紋龍史進：

宋江看了人名，末後有一行字寫道，「天書付天罡院三十六員猛將，使呼保義宋江爲帥，廣行忠義，殄滅姦邪。」……

于是江率朱同等九人亦赴山寨，會晁蓋已死，遂被推爲首領，「各人統率強人，略州劫縣，放火殺人，攻奪淮陽京西河北三路二十四州八十餘縣，劫掠子女玉帛，擄掠甚衆，」已而魯智深等亦來投，遂足三十六人之數。

一日，宋江與吳加亮商量，「俺三十六員猛將，竝已登數，休要忘了東嶽保護之恩，須索去燒香賽還心願則個。」擇日起行，宋江題了四句放旗上道：

來時三十六，

去後十八雙，

若還少一個，

定是不歸鄉！

宋江統率三十六將往朝東嶽，賽取金爐心願。朝廷不奈何，只得出榜招諭宋江等。有那元帥姓張名叔夜的，是世代將門之子，前來招誘；宋江和那三十六人

歸順宋朝，各受大夫誥敕，分注諸路巡檢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後遣宋江收方臘有功，封節度使。

其五，爲徽宗幸李師師家，曹輔進諫，及張天覺隱去；其六，爲道士林靈素進用及其死葬之異；其七，爲臘月預賞元宵及元宵看燈之盛，皆平話體。其叙元宵看燈云：

宣和六年正月十四日，去大內門直上一條紅綿繩上，飛下一個仙鶴兒來，口內銜一道詔書，有一員中使接得展開，奉聖旨：宣萬姓。有那快行家手中把著金字牌，喝道，「宣萬姓！」少刻，京師民有似雲浪，盡頭上戴著玉梅，雪柳，鬧蛾兒，直到鰲山下看燈。却去宣德門直上有三四個貴官，……得了聖旨，交撒下金錢銀錢，與萬姓搶金錢。那教坊大使袁陶曾作詞，名做撒金錢：

頻瞻禮，喜昇平又逢元宵佳致。鰲山高聳翠，對端門珠璣交製，似嫦娥，降仙宮，乍臨凡世。恩露勻施，凭御闌聖顏垂視。撒金錢，亂拋墜，萬姓推搶沒理會；告官裏：這失儀，且與免罪。

是夜撒金錢後，萬姓各各徧遊市井，可謂是：

燈火熒煌天不夜，

笙歌嘈雜地長春。

後集則始自金人來運糧，以至京城陷爲第八種；又自金兵入城，帝后北行受辱，以至高宗定都臨安爲第九第十種，即取南燼紀聞竊憤錄及續錄而小有刪節，二書今俱在，或題辛棄疾作，而宋人已以爲僞書。卷末復有結論，云「世之儒者謂高宗失恢復中原之機會者有二焉：建炎之初失其機者，潛善伯彥儉安於目前誤之也；紹興之後失其機者，秦檜爲虜用間誤之也。失此二機，而中原之境土未復，君父之大仇未報，國家之大恥不能雪，此忠臣義士之所以扼腕，恨不食賊臣之肉而寢其皮也歟！」則亦南宋時檜黨失勢後士論之常套也。

第十四篇 元明傳來之講史

宋之說話人，於小說講史皆多高手（名見夢梁錄及武林舊事），而不聞有著作；其以講史著稱後世者，蓋莫過於元之施耐菴。耐菴，錢唐人（明高儒百川書志六），著水滸傳；胡應麟曾見一小說序，云耐菴「嘗入市肆紬閱故書，於敝楮中得宋張叔夜禽賊招語一通，備悉其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潤飾成此編。」而名及事跡皆不可考，（序言見筆叢四十一，然難信，又云「施某事見田叔禾西湖志餘」，而實無有，乃誤記也。）或者實無其人。又有羅本字貫中，亦錢唐人（明郎瑛七修類稿二十二田汝成西湖游覽志餘四十五及筆叢），或云耐菴門人（亦筆叢說），或云名貫（明王圻續文獻通考），或云越人，生洪武初（周亮工書影一）；疑實生於元，至明初猶在（約一三三〇—一四〇〇）。其所著小說尤夥，明時云有數十種（志餘），今存者有三國志

演義隋唐志傳及三遂平妖傳；亦能詞曲，有雜劇龍虎風雲會（目見元人雜劇選）。然今所傳水滸三國志等書，皆屢經後人增損，施羅真面，殆已無從復見矣。

水滸故事爲南宋以來流行之傳說，宋江亦實有其人。宋史（二十二）載徽宗宣和三年「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遣將討捕，又犯京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降後之事，則史無文，而稗史乃云「收方臘有功，封節度使。」（見前篇）然擒方臘者蓋韓世忠（宋史本傳），于宋江輩無與，惟侯蒙傳（宋史三百五十一）又云，「宋江寇京東，蒙上書，言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似即稗史所本。顧當時雖有此議，而實未行，江等且竟見殺。洪邁夷堅乙志（六）言，「宣和七年，戶部侍郎蔡居厚罷知青州，以病不赴，歸金陵，疽發于背卒。」未幾，其所親王生亡而復醒，見蔡受冥譴，囑生歸告其妻，云「今祇是理會鄆州事。」夫人慟哭曰，「侍郎去年帥鄆時，有梁山濞賊五百人受降，旣而悉誅之，吾屢諫，不聽也。……」乙志成于乾道二年，去宣和六年不過

四十餘年，耳目甚近，冥譴固小說家言，殺降則不容虛造，山濤健兒終局，蓋如是而已。

然宋江等嘯聚梁山濤時，其勢實甚盛，宋史（三百五十三）亦云「轉略十郡，官軍莫敢撓其鋒。」於是自有奇聞異說，生于民間，輾轉繁變，以成故事，復經好事者掇拾粉飾，而文籍以出。宋遺民龔聖與作宋江三十六人贊，自序已云「宋江事見於街談巷語，不足采著，雖有高如李嵩輩傳寫，士大夫亦不見黜。」（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上）今高李所作雖散失，然足見宋末已有傳寫之書。宣和遺事由鈔撮舊籍而成，故前集中之梁山濤聚義始末，或亦爲當時所傳寫者之一種，其節目如下：

| | | |
|--------------|--------------|-------------|
| 楊志等押花石綱阻雪遠限 | 楊志途貧賣刀殺人刺配衛州 | 孫立等奪楊志往太行 |
| 山落草 | 石碣村晁蓋夥劫生辰綱 | 宋江通信晁蓋等脫逃 |
| 宋江得天書有三十六將姓名 | 宋江奔梁山濤尋晁蓋 | 宋江三十六將共反 |
| 宋江朝東嶽賽還心願 | 張叔夜招宋江三十六將降 | 宋江收方臘有功封節度使 |

惟宣和遺事所載，與龔聖與贊已頗不同：贊之三十六人中有宋江，而遺事在外；

遺事之吳加亮李進義李海阮進關必勝王雄張青張岑，贊則作吳學究盧進義李俊阮小二關勝楊雄張清張橫；譯名亦偶異。又元人雜劇亦屢取水滸故事爲資材，宋江燕青李達尤數見，性格每與在今本水滸傳中者差違，但於宋江之仁義長厚無異詞，而陳泰（茶陵人，元延祐乙卯進士）記所聞于篙師者，則云「宋之爲人勇悍狂俠」（所安遺集補遺江南曲序），與他書又正反。意者此種故事，當時載在人口者必甚多，雖或已有種種書本，而失之簡略，或多舛迕，於是又復有人起而蒼萃取捨之，綴爲巨帙，使較有條理，可觀覽，是爲後來之大部水滸傳。其綴集者，或曰羅貫中（王圻田汝成郎瑛說），或曰施耐菴（胡應麟說），或曰施作羅編（李贄說），或曰施作羅續（金人瑞說）。

原本水滸傳今不可得，周亮工（書影一）云「故老傳聞，羅氏爲水滸傳一百回，各以妖異語引其首，嘉靖時郭武定重刻其書，削其致語，獨存本傳。」所削者蓋卽

「燈花婆婆等事」（水滸全書發凡），本亦宋人單篇詞話（也是園書目十），而羅氏襲用之，其他不可考。

現存之水滸傳則所知者有六本，而最要者四：

一曰一百十五回本忠義水滸傳。前署「東原羅貫中編輯」，明崇禎末與三國演義合刻爲英雄譜，單行本未見。其書始於洪太尉之誤走妖魔，而次以百八人漸聚山泊，已而受招安，破遼，平田虎王慶方臘，於是智深坐化於六和，宋江服毒而自盡，累顯靈應，終爲神明。惟文詞蹇拙，體制紛紜，中間詩歌，亦多鄙倍，甚似艸創初就，未加潤色者，雖非原本，蓋近之矣。其記林冲以忤高俅斷配滄州，看守大軍草場，于大雪中出危屋覓酒云：

……却說林冲安下行李，看那四下里都崩壞了，自思曰，「這屋如何過得一冬，待雪晴了叫泥水匠來修理。」在土炕邊向了一回火，覺得身上寒冷，尋思「却纔老軍說『五里路外有市井』，何不去沽些酒來喫？」便把花鎗挑了酒葫

蘆出來，信步投東，不上半里路，看見一所古廟，林冲拜曰，「願神明保佑，改日來燒紙。」却又行一里，見一簇店家，林冲逕到店裏。店家曰，「客人那里來？」林冲曰，「你不認得這個葫蘆？」店家曰，「這是草塢老軍的。既是大哥來此，請坐，先待一席以作接風之禮。」林冲喫了一回，却買一腿牛肉，一葫蘆酒，把花鎗挑了便回，已晚，奔到草塢看時，只叫得苦。原來天理昭然，庇護忠臣義士，這場大雪，救了林冲性命：那兩間草廳，已被雪壓倒了。……（第九回豹子頭刺陸謙富安）

又有一百十回之忠義水滸傳，亦英雄譜本，「內容與百十五回本略同。」（胡適文存）別有一百二十四回之水滸傳，文詞脫略，往往難讀，亦此類。

二曰一百回本忠義水滸傳。前署「錢塘旋耐菴的本，羅貫中編次。」（百川書志）

六）即明嘉靖時武定侯郭勳家所傳之本，「前有汪太函序，託名天都外臣者。」（野獲編）今未見。別有本亦一百回，有李贄序及批點，殆即出郭氏本，而改題爲「施耐

菴集撰，羅貫中纂脩。」然今亦難得，惟日本尚有享保戊申（一七二八）翻刻之前十回及寶歷九年（一七五九）續翻之十一至二十回，亦始于誤走妖魔而繼以魯達林冲事迹，與百十五回本同；第五回于魯達有「直教名馳塞北三千里證果江南第一州」之語，即指六和坐化故事，則結束當亦無異。惟于文辭，乃大有增刪，幾乎改觀，除去惡詩，增益駢語；描寫亦愈入細微，如述林冲雪中行沽一節，即多于百十五回本者至一倍餘：

……只說林冲就牀上放了包裹被臥，就坐下生些焰火起來，屋邊有一堆柴炭，拿幾塊來生在地爐裏；仰面看那草屋時，四下里崩壞了，又被朔風吹撼搖振得動。林冲道，「這屋如何過得一冬，待雪晴了，去城中喚個泥水匠來修理。」向了一回火，覺得身上寒冷，尋思「却纔老軍所說五里路外有那市井，何不去沽些酒來喫？」便去包裹取些碎銀子，把花鎗挑了酒葫蘆，將火炭蓋了，取藍笠子戴上，拿了鑰匙出來，把草廂門拽上，出到大門首，把兩扇草場門反拽

上，鎖了，帶了鑰匙，信步投東，雪地裏踏着碎瓊亂玉，迤邐背着北風而行，——那雪正下得緊。行不上半里多路，看見一所古廟，林冲頂禮道，「神明庇佑，改日來燒錢紙。」又行了一回，望見一簇人家，林冲住腳看時，見籬笆中挑着一個草窠兒在露天裏。林冲逕到店裏；主人道，「客人那里來？」林冲道，「你認得這個葫蘆麼？」主人看了，道，「這葫蘆是草料塢老軍的。」林冲道，「如何？便認的。」店主道，「既是草料塢看守大哥，且請少坐，天氣寒冷，且酌三杯權當接風。」店家切一盤熟牛肉，盪一壺熱酒，請林冲。又自買了些牛肉，又喫了數盃，就又買了一葫蘆酒，包了那兩塊牛肉，留下些碎銀子，把花鎗挑了酒葫蘆，懷內揣了牛肉，叫聲「相擾」，便出籬笆門，依舊迎着朔風回來。看那雪，到晚越下的緊了。古時有個書生，做了一個詞，單題那貧苦的恨雪：

廣莫嚴風刮地，這雪兒下的正好，拈絮擗棉，裁幾片大如栲栳，見林間竹屋

茅茨，爭些兒被他壓倒。富室豪家，却是「壓瘴猶嫌少」，向的是獸炭紅爐，穿的是綿衣絮襖，手撚梅花，唱道「國家祥瑞」，不念貧民些小。高臥有幽人，吟咏多詩草。

再說林冲踏着那瑞雪，迎着北風，飛也似奔到草場門口，開了鎖，入內看時，只叫得苦。原來天理昭然，佑護善人義士，因這場大雪，救了林冲的性命；那兩間草廳，已被雪壓倒了。……（第十回林教頭風雪山神廟）

三曰一百二十回本忠義水滸全書。亦題「施耐菴集撰，羅貫中纂修」，與李贄序百回本同。首有楚人楊定見序，自云事李卓吾，因袁無涯之請而刻此傳；次發凡十條；次爲宣和遺事中之梁山濤本末及百八人籍貫出身。全書自首至受招安，事略全同百十五回本，破遼小異，且少詩詞，平田虎王慶則并事略亦異，而收方臘又悉同。文詞與百回本幾無別，特于字句稍有更定，如百回本中「林冲道，『如何？便認的。』」此則作「林冲道，『原來如此。』」詩詞又較多，則爲刊時增入，故發凡云，「舊本去

詩詞之煩蕪，一慮事緒之斷，一慮眼路之迷，頗直截清明，第有得此以形容人態，頓挫文情者，又未可盡除，茲復爲增定，或擴原本而進所有，或逆古意而益所無，惟周勣懲，兼善戲謔」也。亦有李贄評，與百回本不同，而兩皆舛陋，蓋即葉畫輩所僞託（詳見書影一）。

發凡又云，「古本有羅氏致語，相傳燈花婆婆等事，既不可復見，乃後人有因『四大寇』之拘而酌損之者，有嫌一百廿回之繁而淘汰之者，皆失。郭武定本即舊本移置閩婆事，甚善，其於寇中去王田而加遼國，猶是小家照應之法，不知大手筆者正不爾爾。」是知水滸有古本百回，當時「既不可復見」；又有舊本，似百廿回，中有『四大寇』，蓋謂王田方及宋江，即柴進見於白屏風上御書者（見百十五回本之六十七回及水滸全書七十二回）。郭氏本始破其拘，削王田而加遼國，成百回；水滸全書又增王田，仍存遼國，復爲百廿回，而宋江乃始退居于四寇之外。然宣和遺事所謂「三路之寇」者，實指攻奪淮陽京西河北三路強人，皆宋江屬，不知何人誤讀，透以王慶田

虎輩當之。然破遼故事，亦非始作於明，宋代外敵憑陵，國政弛廢，轉思草澤，蓋亦人情，故或造野語以自慰，復多異說，不能合符，於是後之小說，既以取捨不同而紛歧，所取者又以話本非一而違異，田虎王慶在百回本與百十七回本名同而文迥別，殆亦由此而已。惟其後討平方臘，則各本悉同，因疑在郭本所據舊本之前，當又有別本，即以平方臘接招安之後，如宣和遺事所記者，於事理始爲密合，然而證信尙缺，未能定也。

總上五本觀之，知現存之水滸傳實有兩種，其一簡略，其一繁縟。胡應麟（筆叢四十一）云，「余二十年前所見水滸傳本尙極足尋味，十數載來，爲閩中坊賈刊落，止錄事實，中間游詞餘韻神情寄寓處一概刪之，遂幾不堪瑣語，復數十年，無原本印證，此書將永廢。」應麟所見本，今莫知如何，若百十五回簡本，則成就殆常先於繁本，以其用字造句，與繁本每有差違，倘是刪存，無煩改作也。又簡本撰人，止題羅貫中，周亮工聞於故老者亦第云羅氏，比郭氏本出，始着耐菴，因疑施乃演爲繁本者。

之託名，當是後起，非古本所有。其成書年代，殆在嘉靖中（一五二二—一五六六），設郭本所據舊本已列施名，則其人當生成化至正德（一四六五—一五二一）之際（詳見胡適文存三）。後人見繁本題施作羅編，未及悟其依託，遂或意爲次第，定耐菴生元代，而貫中爲其門人。

四曰七十回本水滸傳。正傳七十回楔子一回，實七十一回，有原序一篇，題「東都施耐菴撰」，爲金人瑞字聖歎所傳，自云得古本，止七十回，於宋江受天書之後，卽以盧俊義夢全夥被縛於稽叔夜終，而指招安以下爲羅貫中續成，斥曰「惡札」。其書與百二十回本之前七十回無甚異，惟刊去駢語特多，百廿回本發凡有「舊本去詩詞之繁累」語，頗似聖歎真得古本，然文中有因刪去詩詞，而語氣遂稍參差者，則所據殆仍是百回本耳。周亮工（書影二）記水滸傳云，「近金聖歎自七十回之後，斷爲羅所續，因極口詆羅，復僞爲施序於前，此書遂爲施有矣。」二人生同時，其說當可信。惟字句亦小有佳處，如第五回叙魯智深詰責瓦官寺僧一節云：

……智深走到面前，那和尚喫了一驚，跳起身來，便道，「請師兄坐，同喫一盞。」智深提着禪杖道，「你這兩個，如何把寺來廢了？」那和尚便道，「師兄請坐，聽小僧……」智深睜着眼道，「你說你說！」……說：在先敝寺，十分好個去處，田庄又廣，僧衆極多，只被廊下那幾個老和尚喫酒撒潑，將錢養女，長老禁約他們不得，又把長老排告了出去，因此把寺來都廢了。……」

聖歎於「聽小僧……」下注云「其語未畢」，於……說「下又多所申釋，而終以「章法奇絕從古未有」譽之，疑此等「奇絕」，正聖嘆所爲，其批改西廂記亦如此。此文在百回本，爲「那和尚便道，『師兄請坐，聽小僧說。』智深睜着眼道，『你說你說！』。那和尚道，『在先敝寺，十分好個去處，田庄廣有，僧衆極多……』」在百十五回本，則并無智深睜眼之文，但云「那和尚曰，『師兄聽小僧說：在先敝寺，田庄廣有，僧衆也多……』」而已。

至于刊落之由，什九當因于世變，胡適（文存三）說，「聖嘆生在流賊遍天下的

時代，眼見張獻忠、李自成一班強盜流毒全國，故他覺得強盜是不能提倡的，是應該口誅筆伐的。」故至清，則世異情遷，遂復有以爲「雖始行不端，而能翻然悔悟，改絃易轍，以善其修，斯其意固可嘉，而其功誠不可泯」者，截取百十五回本之六十七回至結末，稱後水滸，一名蕩平四大寇傳，附刊七十回本之後以行矣，其卷首有乾隆壬子（一七九二）賞心居士序。

清初，有後水滸傳四十回，云是「古宋遺民著，雁宕山樵評」，蓋以續百回本。其書言宋江既死，餘人尙爲宋御金，然無功，李俊遂率衆浮海，王于邇羅，結末頗似杜光庭之虬髯傳。古宋遺民者，本書卷首論略云，「不知何許人，以時考之，當去施羅未遠，或與之同時，不相爲下，亦未可知。」然實乃陳忱之託名；忱浙江烏程人，生平著作並佚，惟此書存，爲明末遺民（俞樾 茶香室續鈔十三引沈登瀛 南潯備志）故雖游戲之作，亦見避地之意矣。然至道光中，有山陰俞萬春作結水滸傳七十回結子一回，亦名蕩寇志，則立意正相反，使山泊首領，非死卽誅，專明「當年宋江並沒有受

招安平方臘的話，只有被張叔夜擒拿正法一句話，「以結七十回本。俞萬春字仲華，別號忽來道人，嘗隨其父宦粵，徭民之變，從征有功議敘，後行醫於杭州，晚年乃奉道釋，道光己酉（一八四九）卒。蕩寇志之作，始于丙戌而迄于丁未，首尾二十二年，然「未遑修飾而歿」，咸豐元年（一八五一），其子龍光始修潤而刻之（本書語）。書中造事行文，有時幾欲摩前傳之壘，采錄景象，亦頗有施維所未試者，在糾纏舊作之同類小說中，蓋差爲佼佼者矣。

第十五篇 明之講史

明代所傳羅貫中小說至數十種，廬亦當有依託者，然不可考，現存三種中，則大抵文詞已多改易，徒存貫中之名而已，其最著稱者爲三國志通俗演義。

三國時多英雄，武勇智術，瓌偉動人，而事狀無楚漢之簡，又無春秋列國之繁，故尤宜于講說。宋時，里巷間有說古話者，其中即含三國故事，東坡（志林六）所謂「王彭嘗云，『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斲。』」者是也。在瓦舍，則「說三分」爲說話之一專科，與「講五代史」並列（東京夢華錄五）。金元雜劇亦常用三國時事，如赤壁鏖兵、諸葛亮秋風五丈原、隔江鬥智、連環計復奪受禪臺等，而今日搬演爲戲文者尤多，則其爲世所樂道可知也。

然宋元之三國話本，今俱不傳，能見者要以羅氏本爲最古，惟亦莫辨其出于模擬，抑又有所師承。全書一百二十回，回分上下，得二百四十卷。明嘉靖時本題曰「晉平陽侯陳壽史傳，明羅本貫中編次。」（百川書志六）起于漢靈帝中平元年「祭天地桃園三結義」，終于晉武帝太康元年「王濬計取石頭城」，凡首尾九十七年（一八四—二八〇）事實，皆排比陳壽三國志及裴松之注，間采稗史，且又雜以臆說作之；論斷仍取陳裴及習鑿齒孫盛語，引詩則多爲胡曾與周靜軒。然據舊史即難于抒寫，雜虛辭則易滋潤滑，故明謝肇淛（五雜俎十五）既以爲「太實則近腐」，清章學誠（丙辰劄記）又病其「七實三虛惑亂觀者」也。至于寫人，亦頗有失，以致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僞，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關羽，特多好語，義勇之概，時時如見矣。如敘羽之出身丰采及勇力云：

……忽階下一人大呼出曰，「小將願往斬華雄頭獻於帳下！」衆視之：見其人身長九尺五寸，髯長一尺八寸，丹鳳眼，臥蠶眉，面如重棗，聲似巨鐘，立於

帳前。紹問何人。公孫瓚曰：「此劉玄德之弟關某也。」紹問見居何職。瓚曰：「跟隨劉玄德充馬弓手。」帳上袁術大喝曰：「汝欺吾衆諸侯無大將耶？量一弓手，安敢亂言。與我亂棒打出！」曹操急止之曰：「公路息怒。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廣學，試教出馬，如其不勝，誅亦未遲。」……關某曰：「如不勝，請斬某頭。」操教釀熱酒一盃，與關某飲了上馬。關某曰：「酒且斟下，某去便來。」出帳提刀，飛身上馬。衆諸侯聽得關外鼓聲大震，喊聲大舉，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衆皆失驚，却欲探聽。鸞鈴響處，馬到中軍，雲長提華雄之頭，擲於地上；其酒尚溫。……（第五回上曹操起兵伐董卓）

又如曹操赤壁之敗，孔明知操命不當盡，乃故使羽扼華容道，俾得縱之，而又故以軍法相要，使立軍令狀而去，此叙孔明止見狡獪，而羽之氣概則凜然：

……華容道上，三停人馬，一停落後，一停填了溝壑，一停跟隨曹操。過了險峻，路稍平安，操回顧止有三百餘騎隨後，並無衣甲袍鎧整齊者。……又行不

到數里，操在馬上加鞭大笑。衆將問丞相笑者何故。操曰，「人皆言周瑜諸葛亮足智多謀，吾笑其無能爲也。今此一敗，是吾欺敵之過，若使此處伏一旅之師，吾等皆束手受縛矣。」言未畢，一聲砲響，兩邊五百校刀手擺開，當中關雲長提青龍刀，跨赤兔馬，截住去路。操軍見了，亡魂喪膽，面面相覷，皆不能言。操在人叢中曰，「既到此處，只得決一死戰。」衆將曰，「人縱然不怕，馬力乏矣：戰則必死。」程昱曰，「某素知雲長傲上而不忍下，欺強而不凌弱，人有患難，必須急之，仁義播於天下。丞相舊日有恩在彼處，何不親自告之，必脫此難矣。」操從其說，即時縱馬向前，欠身與雲長曰，「將軍別來無恙？」雲長亦欠身答曰，「關某奉軍師將令，等候丞相多時。」操曰，「曹操兵敗勢危，到此無路，望將軍以昔日之言爲重。」雲長答曰，「昔日關某雖蒙丞相厚恩，曾解白馬之危以報之矣。今日奉命，豈敢爲私乎？」操曰，「五關斬將之時，還能記否？古之大丈夫處世必以信義爲重；將軍深明春秋，豈不知

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者乎？」雲長聞知，低首不語。當時曹操引這件事來說，雲長是個義重如山之人，又見曹軍惶惶，皆欲垂淚，雲長思起五關斬將放他之恩，如何不動其心，於是把馬頭勒回，與衆軍曰，「四散擺開！」這個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操見雲長回馬，便和衆將一齊衝將過去，雲長回身時，前面衆將已自護送曹操過去了。雲長大喝一聲，衆皆下馬，哭拜于地，雲長不忍殺之，正猶豫中，張遼驟馬而至，雲長見了，又動故舊之情，長歎一聲，並皆放之。後人史官有詩讚曰：

微膽常存義，終身思報恩，威風齊日月，名譽震乾坤，忠勇高三國，神謀陷七屯，至今千古下，軍旅拜英魂。（第五十回下關雲長義釋曹操）

清康熙時，茂苑毛宗崗字序始師金人瑞改水滸傳西廂記成法，即舊本遍加改竄，自云得古本，評刻之，亦稱「聖歎外書」，而舊本乃不復行。凡所改定，就其序例可見，約舉大端，則一曰改，如舊本第八十回上廢獻帝曹丕纂漢本言曹后助兄斥獻帝，

毛本則云助漢而斥不。二曰增，如第八十四回上先主夜走白帝城本不涉孫夫人，毛本則云「夫人在吳聞猇亭兵敗，訛傳先主死於軍中，遂驅兵至江邊，望西遙哭，投江而死。」三曰削，如第百三回上孔明火燒木柵寨本有孔明燒司馬懿於上方谷時，欲并燒魏延，第百十七回下諸葛瞻大戰鄧艾有艾賄書勸降，瞻覽畢狐疑，其子尚詰責之，乃決死戰，而毛本皆無有。其餘小節，則一者整頓回目，二者修正文辭，三者削除論贊，四者增刪瑣事，五者改換詩文而已。

隋唐演義傳原本未見，清康熙十四年（一六七五）長洲楮人穫有改訂本，易名隋唐演義，序有云，「隋唐志傳自羅氏，纂輯於林氏，可謂善矣。然始於隋宮剪綵，則前多闕略，厥後補綴唐季一二事，又零星不聯屬，觀者猶有議焉。」其概要可識矣。

隋唐演義計一百回，以隋主伐陳開篇，次爲周禪於隋，隋亡於唐，武后稱尊，明皇幸蜀，楊妃縊於馬嵬，既復兩京，明皇退居西內，令道士求楊妃魂，得見張果，因知明皇楊妃爲隋陽帝朱貴兒後身，而全書隨畢。凡隋唐間英雄，如秦瓊竇建德單雄信

王伯常花木蘭等事迹，皆於前七十回中穿插出之。其明皇楊妃再世姻緣故事，序言得之袁于令所藏逸史，喜其新異，因以入書。此他事狀，則多本正史紀傳，且益以唐宋雜說，如隋事則大業拾遺記海山記迷樓記開河記，唐事則隋唐嘉話明皇雜錄常侍言旨開天傳信記次柳氏舊聞長恨歌傳開元天寶遺事及梅妃傳太真外傳等，敘述多有來歷，殆不亞於三國志演義。惟其文筆，乃純如明季時風，浮豔在膚，沈著不足，羅氏軌範，殆已蕩然，且好嘲戲，而精神反蕭索矣。今舉一例：

……一日玄宗於昭慶宮閒坐，祿山侍坐於側旁，見他腹過於膝，因指着細說道，「此兒腹大如抱甕，不知其中藏的何所有？」祿山拱手對道，「此中並無他物，惟有赤心耳；臣願盡此赤心，以事陛下。」玄宗聞祿山所言，心中甚喜。那知道：

人藏其心，不可測識。自謂赤心，心黑如墨！

玄宗之待安祿山，真如腹心；安祿山之對玄宗，却純是賊心狼心狗心，乃真是

負心喪心。有心之人，方切齒痛心，恨不得即剖其心，食其心；虧他還哄人說是赤心。可笑玄宗還不覺其狼子野心，却要信他是真心，好不癡心。閒話少說。且說當日玄宗與安祿山閒坐了半晌，回顧左右，問妃子何在。此時正當春深時候，天氣尚暖，貴妃方在後宮坐蘭湯洗浴。宮人回報玄宗說道，「妃子洗浴方完。」玄宗微笑說道，「美人新浴，正如出水芙蓉。」令宮人即宣妃子來，不必更洗梳粧。少頃，楊妃來到。你道他新浴之後，怎生模樣？有一曲黃鶯兒說得好：

皎皎如玉，光嫩如瑩，體愈香，雲鬢慵整偏嬌樣。羅裙厭長，輕衫取涼，臨風小立神駘宕。細端詳：芙蓉出水，不及美人粧。（第八十三回）

北宋三遂平妖傳二十回，記貝州王則以妖術變亂事。宋史（二百九十二明鑄傳）言則本涿州人，歲饑，流至恩州（唐爲貝州），慶曆七年僭號東平郡王，改元得聖，六十六日而平。小說即本此事，開篇爲汴州胡浩得仙畫，其婦焚之，灰繞於身，因

孕，生女，曰永兒，有妖狐聖姑姑授以道法，遂能爲紙人豆馬。王則則貝州軍排，後娶永兒，術人彈子和尙張鸞卜吉左黜皆來見，云則當王，會知州貪酷，遂以術運庫中錢米買軍倡亂。已而文彥博率師討之，其時張鸞卜吉彈子和尙見則無道，皆先去，而文彥博軍尙不能克。幸得彈子和尙化身諸葛遂智助文，鎮伏邪法；馬遂詐降擊則裂其脣，使不能持咒；李遂又率掘子軍作地道入城；乃擒則及永兒。奏功者三人皆名遂，故曰三遂平妖傳也。

平妖傳今本十八卷四十回，有楚黃張無咎序，云是龍子猶所補。其本成于明泰昌元年（一六二〇），前加十五回，記袁公受道法于九天玄女，復爲彈子和尙所盜，及妖狐聖姑姑鍊法事。他五回則散入舊本各回間，多補述諸怪民道術。事蹟于意造而外，亦采取他雜說，附會入之。如第二十九回叙杜七聖賣符，并呈幻術，斷小兒首，覆以衾即復續，而偶作大言，爲彈子和尙所聞，遂攝小兒生魂，入麵店覆樸子下，杜七聖咒之再三，兒竟不起，

杜七聖慌了，看着那看的人道，「衆位看官在上，道路雖然各別，養家總是一般，只因家火相逼。適間言語不到處，望看官們恕罪則個。這番教我接了頭，下來吃杯酒，四海之內，皆相識也。」杜七聖伏罪道，「是我不是了，這番接上了。」只顧口中念咒，揭起臥單看時，又接不上。杜七聖焦燥道，「你教孩兒接不上頭，我又來告你再三，認自己的不是，要你想饒，你却直恁的無理。」便去後面簾兒內取出一個紙包兒來，就打開，撮出一顆葫蘆子，去那地上，把土來掘鬆了，把那顆葫蘆子埋在地下，口中念念有詞，噴上一口水，喝聲「疾！」可霎作怪：只見地下生出一條藤兒來，漸漸的長大，便生枝葉，然後開花，便見花謝，結一個小葫蘆兒。一夥人見了，都喝采道，「好！」杜七聖把那葫蘆兒摘下來，左手提着葫蘆兒，右手拿着刀，道，「你先不近道理，收了我孩兒的魂魄，教我接不上頭，你也休想在世上活了！」看着葫蘆兒，攔腰一刀，剝下半個葫蘆兒來。却說那和尚在樓上，拿起麵來却待要喫；只見那和

尙的頭從腔子上骨碌碌滾將下來。一樓上喫麵的人都喫一驚，小膽的丟了麵跑下樓去了，大膽的立住了脚看。只見那和尚慌忙放下碗和筯，起身去那樓板上摸，一摸摸着了頭，雙手捉住兩隻耳朵，掇那頭安在腔子上，安得端正，把手去摸一摸。和尚道，「我只顧喫麵，忘還了他的兒子魂魄，」伸手去揭起樸兒來。這里却好揭得起樸兒，那里杜七聖的孩兒早跳起來；看的人發聲喊。杜七聖道，「我從來行這家法，今日撞着師父了。」……（第二十九回下杜七聖狠行續頭法）

此乃明嘉靖慶隆間事，見五雜俎（六），惟術人無姓名，僧亦死，是書略改用之。馬遂擊賊被殺亦事實，宋鄭獬有馬遂傳。

餘人所作講史，種類尤多，明已有荒古（周游開闢演義），東西周（東周列國志）西周志（四友傳），兩漢（前漢演義）後漢演義），兩晉（西晉演義）東晉演義），兩唐（說唐前傳）說唐後傳），兩宋（北宋志傳）南宋志傳）諸史事平話，清以來亦不絕，且或總

攬全史（二十四史通俗演義），或訂補舊文（兩漢兩晉隋唐等）。然大抵倣三國志演義而不及，雖其上者，亦復拘牽史實，費用陳言，故既拙于措詞，又頗憚于叙事，蔡稟東周列國志讀法云，「若說是正經書，却畢竟是小說樣子，……但要說他是小說，他却件件從經傳上來。」本以美之，而講史之病亦在此。

至于叙一時故事而特置重于一人若數人者，據夢梁錄（二十）講史條下云，「有王六大夫，於咸淳年間敷衍復華篇及中興名將傳，聽者紛紛。」則亦當隸于講史。水滸傳即其一，後出者尤夥，較顯者有英烈傳一名雲合奇蹤，武定侯郭勳家所傳，記明開國武烈，而特揚其始祖郭英之功；後有真英烈傳，則反其事而言之。有精忠全傳，吉水鄒元標編次，記宋岳飛功績及冤獄；後有說岳全傳，則就其事而演之。清有女仙外史，作者呂熊（劉廷璣在園雜志云），述青州唐賽兒之亂；有檣杪閒評，無作者名，記魏忠賢客氏之惡。其于武勇，則有叙唐之薛家（征東征西全傳），宋之楊家（楊家將全傳）及秋青輩（五虎平西平南傳）者，文意並拙，然盛行于里巷間。其他

託名故實，而藉以騰謗報怨之作亦多，今不復道。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

初版

中國小說史略上卷一冊實價四角

北大第一院新潮社

發行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a

SS号=14430991